

牧
萊
脞
語

牧萊脞語卷十二

策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士心一

人主用天下士不使積而無所用者皆術也人一也而目之曰士蓋其秀惠敏辯奇傑卓犖不可與凡民伍者也故業技者以技試工能者以能騁智可自詭必求施其智材可自別必求盡其才平居無事如錐處囊玉混砂爭媒以自異固不肯俛首帖耳槁項牖下者惟其神而用之煩之多故以盡其能憂之重任

以衡其心不予以須臾之寧勞其形而勦其力收拾
天下豪傑士而納諸皇、不給之中日思奔走服役
濯磨淬厲以爲上用委之抱關者服勞於抱關付之
乘障者盡瘁於乘障顛倒於上之術中老死而不悟
而不暇乎其它嗚呼上之待之者何巧而得其用也
其或抑而閉之懷抱利器鬱、山巔水涯間而無所
發洩智者有餘略則思以爲詐材者有餘能則思以
爲奸小則游談聚議大則椎牛發冢捐妻孥并墳墓
而不顧吾不能用之以術而天下始多事矣譬諸鷹
也搏禽鳥攫狐兔一目不殺則飛颺掣紲直有雲霄

萬里之想而肯帖然臂韉者嗚呼世之待之者何拙而失其用也古聖人惟知其然也故常泄其所長而不肯抑其所長其養之也有校庠序之學其教之也有詩書六藝之文其選之也有進士造士之別至其處之也則下自閭閻嗇夫上極公卿百執事莫不等第而升聖人待士之術如此而尚慮世有遺佚不進困阨不達亦將聚而爲吾謀則明駁以搜之弓旌以招之束帛以賁之雖鼎俎之卑胥靡之賤漁鉤飯牛之微舉凡毛髮絲粟之才皆旁羅悉施無逸而不得自騁者三代而上天下晏然無匹夫叫號竊闖之虞

用此術故也天下稍有自名之士可採不可弃可厚不可辱閑居委巷積而無所爲則壅遏醞釀一旦發泄將有不可禁廟堂之上惟役而無所積則區使役屬朝夕勤勞其心不暇於自騁如百川抑而不疏則激而過潁野燒閉而不通則聚而焚林故人主於士未問其用之如何而先觀其用之與否後世用士之法雖不如三代而亦皆有用之術戰國嘗寓其用於談客矣兩漢嘗寓其用於郡縣矣魏晉嘗寓其用於九品中正矣隋唐至今又嘗寓其用於科舉矣雖其術不同互有得失大槩欲盡其用而不暇用於它

人夫士爲吾用而不暇爲它人用是以舉天下智名
勇功之士皆爲人主之資而終其身無它意傳不云
乎楚材晉用楚本有材也而晉用之楚宜不足以敵
晉也是故良平何信秦無用之、術也卒積而用於
漢高寇鄧吳賈奔無用之、術也卒積而用於光武
諸葛周魯攸或之流桓靈無用之、術也卒積而各
用於三國之主材一也檻於此者泄於披抑於暫者
發於久固鑿、不可遏者天下士道德之薰蒸教化
之甄陶習俗之儒染刻之則貫犀甲挾之則扛洪鼎
剗之則登龜龍而縊虎兕惟所區用無不如意人主

爲士之宗主者也何苦不用之爲國家之福而積之
爲國家之憂古今世之多事決非出於朴然力耕之
流而多倡於頽然特異之輩壠上輟耕之夫起而蹙
秦捫蝨高談之客軼而奔豎蓋皆材智異衆之士不
肯浮湛閭里而卓々求以用世者噫若是者亦非斯
人之咎也然則大風之歌高帝非過於思也跖弛之
詔武帝非急於求也是術也蓋二帝於天下士嘗之
深而備之周者也

士心二

天下士不可積而無所用前旣已論其術矣而其間

有因其不得用也不復敢有異謀而或變其所守以
俯就當世之用至爲天下患者此尤人主所宜慮也
何也士本有用之人也不幸而不獲用必多術以要
用是故束手岩岫之間滅影江湖之遠抱負磊隗而
無因自見則必有易其所守而異萬一之或用故諂
也而妾媚權貴之門奸而妾于仕宦之徑欺且詐也
而妄求知廟堂縉紳之間至其末流誤天下而害生
民皆激於此且以天子之尊有公卿有大夫有士從
士而逆數之至于天子其等也甚厚其變也甚難而
必盡收何也蓋凡世之有所守而不變者忠正之賢

也無所守而亟變者奸邪之類也忠正之賢不常有
於世而奸邪之類則紛紛皆是故古今之患往往起
於下之易所守而求用者何限凡高者修踐履次者
貪論著士之有所守未必盡若人也爲上者又不能
收之以術而操之以權嗚呼其爲世禍未有窮也先
王善於保士之所守而用之也故養也欲其素教也
欲其久而拾之也又欲其盡方其材未成也則處以
學校審以選舉責其成而覘其蘊及其材旣成也則
授以圭田命以爵祿量其能而付其任上無抑而不
用之心下無曲而求用之私當是時域樸之微豐芑

之賤皆出而爲天下用華之耕巖之築渭水之釣苟
非騁幣三至其廬則亦甘於自守老死而不悔而士
之稍有節義者刀鋸臨乎前而不懼利祿誘其後而
不羨皆其自守者然也士不能自守而至於挾智以
自騁抱詐以自媒一切變其所爲以干時君世主利
於身必不顧於國求快於一時必不深計於天下萬
世則亦其勢激之而使至是也吾嘗怪蘇張以從橫
之說投六國商鞅以刑法之說中嬴秦數子者其術
所施未及一二六國斃而秦亦隨以亡何用心之不
仁也而究其原則上之人亦自有以趣之者也夫以

三代選舉學校之法廢凡士之卓然傑特者無階以自見則不得不曲而變之以趨時之所尚故蘇利於從而佩印則唱爲從之說張利於橫而得相則唱爲橫之說凡可榮身而利家者皆不顧而爲之至於鞅之見孝公也急於自見說以帝道而不悟則易而王說以王道而不入則易以霸至於峻刑罰上勇功驅秦民於日寇惓不暇給之中而它日誤秦以亡不恤也嗚呼其初也懼於無用其極也變所守而爲之用蘇秦之言曰使有負郭二頃田則必不佩六國相印斯言也數子之真心然也天下士以公正自許以道

德自名仁義禮樂之說講貫曾臆悉矣固不至挾蘇
張縱橫之術商鞅刑罰之議惑世而誤君者第恐不
用於此或求騁於彼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無怪也
孟軻有言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一朝詭遇而獲
十禽夫惟馳驅之不利也而詭遇之利焉宜世之所
爭趨也人之情志不遂於直則必通之以曲計不行
於正則必假之以邪故大者亡小者亂而非其素心
然也然則羣天下之士而使之固守而不變其機果
在上而不在下也夫

天子作新天下之人養其材而淑其心者未可以其小而忽之也天下之官位尊而去民也稍踈州縣之吏位卑而去民也常親踈者之惡未必遽及於其下而親者之惡斯民朝夕鍛鍊於其手害有不旋跬及矣有國家者重於其大也而忽其小聽其人之自取而無其法執筆據案舞文巧詆假撈掠以立威嗜膏血以肥體平明鴈鶩拱立笄紙尾官署字惟謹民卒莫之訐而上亦竟無以淑其後吾固未知所終也夫天子所以忽之者何也其心固亦曰吾之所擇者官也而官之所擇者吏也是以擇官之法往々用其情

而至於吏也則委而聽之人取於始也無其法而誘於終也無其術至於官之驟遷數易者又不暇問其人之何如而進退之凡蠅鑽而來蟻附而進前無榮進之望後無清議之顧所冀不過掠金帛貫子女媾駒隙一餉之樂甚者毀家而求舉息而市偶然得之誅償且不暇而何暇顧乎其下是以古者先王之於吏也淑其心而使之耻養其材而責之成莫不有一定之制其取吏也嚴而其用吏也亦不薄周官府史之屬未必不出於鄉舉里選之賢傳者皆以其官所自辟其法固無所攷也漢去古未遠而待吏之法似

有可尚如蕭何爲刀筆吏而韓信家貧不得推擇爲吏則選吏未必無法也議者第見西漢人材或出掾史當時由郡縣吏至二千石將相者不可勝紀不知漢所以取而勸之者亦自有道夫趙廣漢河間郡吏也尹翁歸河東獄吏也張敞大守卒史而王尊涿郡書佐也鮑宣縣之鄉嗇夫而丙吉魯之獄吏也至於魏相朱邑以卒史對策趙禹以佐史補中都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爲侍御上之出將入相次之分閭專牧光明俊偉皆卓然自見而不至如世之奸猾無耻者何也蓋嘗讀儒林傳武帝之世公孫弘

奏請左右令史大行卒吏大守卒史皆通一藝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士合二者籌之此漢所以得吏之用也凡人之情取之以行則必思以自見誘之以榮則必思以自重漢取吏必文學一藝之士而用吏至將相二千石之榮凡簿書期會奔走役服爲吏者皆將自勉於善而不肯爲惡競義而不肯競利民受其益者蓋不待官而後然世主惟不加意也是以人且絕望於其上而民之害滋深吾甚爲執事者不取也且上之忽而不加意者亦有說其心蓋曰吏之所專者小執書算也行卷櫝也二者雖失之無

害也而不知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書筭之執或巧其術以漁國家之財案牘之行或藏其奸舞以天子之法財殫也益取於民法苛也民不堪命禍亦起而不可遏嗚呼蜂蠆之毒甚於蛇虎物小而害大者皆是秦之亡以吏不肖者可畏也惟明主用吏立爲一定之法擇之不以其賄限之不以其年以漢家厚待之者待之而別置出身之曆使官於此者藉其名里書其功過某事廉某事勤以爲斯人終身懲勸之據則近於民者皆思自奮而不至爲孽凡民其少瘳矣乎噫此所關甚大也而以小忽之者吾不知其何心

民事一

天下之人莫難養其禮遜之風莫易激其勇果之習
世之游談聚議猥曰習俗選奕一日不可爲國而利
往利來壤壤熙熙頑頓滯惡集胡結反詬音后亡節視爲
故常因恬不知怪故易激者易起而難養者難成今
夫千金之家凡有子弟即訓以揖讓之節尊卑之序
詩書六藝之味蚤暮鞭辟跬步不能寸其末且悍戾
悖逆不可制設或惡朋損友誘之以爭訟詠之以鬪
毆片語相觸發即捐軀喪元不屑顧非情異也禮遜
之風百年養之而不成勇銳之習一旦作之而頓起

然也古聖王之教民何巧也田獵蒐閱之有制金鼓
坐作之有節賞罰利祿之有宜所以起其媮立其懦
作其英銳之氣者隨事未嘗廢而言必仁義教必孝
弟直先汲汲焉淑其心故善養揖遜之風者莫如周
善作勇果之習者莫如秦秦與周同以岐雍之地興
也周之治根於孝悌力田之風釀於假樂行葦之政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有知仁聖
義中和之別其行有孝友睦婣任恤之異其藝有禮
樂射御書數之等自佩鞶而杖鳩自鄉塾而邦邑凡
討國人而申儆之者無不用其力故由后稷不窋十

七傳至成王而風俗始醇秦人因仍車鄰駟鐵之習
尚氣槩先勇力至孝公用鞅法有戰功者受爵祿斬
甲首者自復其役秦俗因是不變微利所在競馳以
趨之借銀取帛漠然君臣上不之義曾未數傳秦亦
以斃若是何也蓋嘗於齊魯而得之伯禽治魯變禮
革俗後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計功尚利後有篡弑
之禍故魯似周齊似秦齊數傳爲田氏魯之國至楚
漢間猶存當時風俗原於厥初化成之微定於後來
因循之習而運祚久遠亦隨之凡今俗尚不患怯懦
而不能振患在貪習而不知恥爲官者皇皇於妻子

之奉爲士者皇皇於爵祿之于爲民者皇皇於富強之謀通國上下朝夕倥偬若不給甚至民以財傲官下以財傲上隸以財傲主若此習俗賈誼復生蒿目憂世不但痛哭流涕止也且天子所以尊居人上者何也有與隸有百司庶府有公卿將相高下相持而不敢動非以勢壓也凡民知有父子則知有君臣知有長幼則知有尊卑陞級之相等冠屨之相隔閑其禮安其分回視其上如泰山喬岳不可踰故人主亦有所恃而固若一切以利鼓之利在則相競以趨利失則相踈以嚙決性命之欲以饕富貴一旦將如束

濕不可收拾上之人亦何利於此而相胥以靡耶嗚呼周以揖遜之風而久秦以勇銳之習而速至此然後知孔孟仁義之說未爲迂管商功利之習未爲切而有天下國家者所宜謹其樞也

民事二

古之人惟樂於授田今之人獨畏於占田夫田民所資以生者也以其所資而生也獨畏之非今之田異古之田也特令之世非古之世也凡民之生俯仰伏臘之供不能免也祭祀賓客之需不能廢也田廬衣衾棺槨之具不能自有也故其秀爲士者廩於公則

有圭田其羣然不能自異者則有不易一易再易之
田朝夕耕墾食租衣稅於其間羣羣黨黨稚仰以給蘇
子言使有負郭二頃田不佩相印人情然也何今之
人每每畏田如沐漆如覆甕凡有數畝之資百計規
免富者田連阡陌遠藉王侯邸第之蔭貧者稍有斗
升之租不堪自立則爭以獻諸豪戶猾胥而悴悴勞
苦卑身以下之雖飢寒詈辱且甘心焉其間有中人
數百之產稍知愧恥則惴惴自疚常若有一旦不虞
之禍而鞭笞隨其後嗚呼是何民巧於古愚於今也
其間必有驅之然也天下事隨所有以斂之則常有

餘責所無以誅之則常不足古今國家之用無物不
取諸民也而使弊弊焉以不足償其上索之愈頻則
愈苛求之愈甚則愈不堪良者牽車服賈弃田廬以
負販惡者椎埋發冢竄數澤以爲奸甚非世之福也
天下之治皆起於孝悌力田之餘而死徒不出鄉始
足驗王澤之深且遠是以三代取民之式未嘗無禹
貢者夏制國用之法也周禮者周制國用之法也禹
有九州州各有部部各有產自納粟納秸納米若球
琳琅玕之珍絲枲織縞之美以至鉛松怪石玩好之
奇異所用出於正賦之外者區處各有宜貢於荆者

不律於楊產於青者不問於雍故上用足而不匱下
貢繁而不怨周太宰以九賦制財賄以九貢制邦國
之用山澤之賦幣餘之賦各有一定之式而締紵魚
鹽皮革齒角珠璣之類亦隨地產以取諸人當是時
天子燕好匪頒之需纖毫皆出民間而亦未嘗槩賦
諸有田之家也今奈何不問有無一槩而派之邪夫
穀粟者民可種而貯也絲紬者民可蠶而積也至於
他物或有或無不可一例論起視四境皇皇若戚問
之則曰給賞賜者徵其帛造舟艦者徵其材成就弓
矢戈甲者徵其物臺省數郡郡數縣縣數有田之家

管十畝者受十畝之擾管百畝者受百畝之擾昔漢武橫歛名色最多而未嘗增賦有司嘗請增之而不從今之有司不問所產坐曹行文書隨數科派吏胥叫囂雞犬騷動稍遲則榜笞促之民且磨礱狼顧市之鄰境鬻之異鄉求以應官需而解燃眉之急田廬且不暇顧而況其它民之不樂於田者宜也而非其情也間者讀唐史志食貨備載唐三百年財賦所出楊之祖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各隨所有以就之至於天下所產所貢物色各具於志地理之下彼其於唐取財之道常致不足之意而獨寓其制於此

是亦欲法夏周之意也君民一體也下不以所有供上則爲逆上欲以所無責下則爲虐欲爲國家長久計而不法夏周者吾未見其無弊也噫

兵制一

用兵之術多矣善用兵者以訓習爲兵不善用兵者以勢力爲兵兵凶器也訓教無素而直挾以強擁以衆曰某兵若干某兵若干甚爲生靈凜凜也雖然世亦有刻意訓習卒憤以敗不可支者何也凡兵之用其爲事甚危而其爲情也難堪荷戈負父日蒐月練投以甚危之地而四方不幸猝馳羽檄欲其冒霜露

犯矢石自喪其不可復續之軀人情必有甚不堪焉
者是以訓習其身易而訓習其心難千金之家必有
悍圉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平居相與栩栩笑語漆固
石堅是以一旦臨利害不顧刀鋸鼎鑊而赴之彼固
有以先入乎其心者也人主藉人以爲衛倚兵以爲
固不先有以入乎其心奈何驅瓦合之士倚其不敢
叛之勢而欲殊死決戰僥倖於一擲哉世之練兵者
亦借不教爲弃之說自警而佗日衄師覆國者非不
訓習也其各失所以訓習之道也訓習之道自有其
法厚廩賜以深其恩均其苦以平其忿折等衰禮節

以嚴其分無事則知君父不可負有事則知吾身不可顧故以之用兵萬全而不可敗春秋之擁兵非一國也而齊晉獨橫行中國齊晉非有奇術也桓公用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卒伍定于里軍政成于郊有三官焉鼓以進金以退旗以立又有五教焉教其目以形色之旗教其身以號令之數教其足以進退之度教其手以長短之利而終之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晉交公治兵三年將欲用之且用子犯之言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以淑其趨而隄其流者周且密是以用兵雖未至常勝而亦不至

潰爛不可收拾今天下之爲兵者不少數之以丁口
參之以物力又守之以鄰伍壯者戍遠方而老且稚
者耕田里皆兵也而所以訓習之方執事大人恬不
介心何也且夫天下之人使之不敢叛孰若使之不
忍叛使之不容不趨孰若使之樂於趨夫以兩陣相
向生死立判而使其心或有不耳焉者其何功之有
而吾每探諸行伍間怨也而首丘於桑梓之墟驕也
而情縱於黃金之橫懦也而恇怯於矢石之交猝有
塵警且前且卻厄於勢怵於威孰不踴躍起行而欲
其效死勿去吾未知其心何如也苟物有言秦之勇

士不足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當湯武之仁義夫仁義非用兵之具也湯武用之而勝者何也噫此最兵家之要也而世人忽之以困且踣奈何

商稅一

商稅之法蠲之可乎曰吾不敢言也存之可乎曰吾亦不敢言也然則宜奈何曰亦酌其輕重大小之宜而權衡劑量於其間誠利國救民之一畫也嗟夫國家之用度不一有給賜之費有祿養之費有征戍之費費且百出則商車有筭雖漢武權宜之策而亦不容盡廢也是故爲國者不取於市肆之區則取於田

畝之微不責於商旅之輩必責於農氓之微就二者較之商賈之奔競於市肆者間有倍稱之息農氓之服勞於田畝者多有水旱之災移其征於農者征於商是亦抑末止浮之深術也雖然天下之民有不得已而趨於商者何限歲事之不登則爲商口分之不給則爲商科役之迫逐不堪則又爲商販夫販婦襁負有擔捐親戚弃里閭終歲崎嶇道路間以餬口於四方飢寒所侵手皸足瘃曾不得享奠枕之樂此亦豈其情者而世之關稅往往寬於大嚴於小闊略於權豪勢要銖較於窶夫賤人通都大邑之間高官大

吏豪估強僧牙檣錦纜革車寶馬一籌之算足包千百小民之資強者不敢過而問夥者不敢縷而數獨是孱弱小民稍有纖毫隱匿不盡則隨而陷諸刑阱何不均之甚也又有甚者起視州縣間畦疇田園之所產果蓏魚蔬之所需絲縷布帛之所資凡有是物始於種蒔之所稅焉再於場務之所稅焉又於過都越境之所稅焉歷津則稅於津歷郡則稅於郡區區微物稅至數四遠方民庶常受貴市之苦而終身不識賤價吾究其利則不盡歸於公家而多入於坐曹之吏是以每爲在上者惜之嗚呼商賈之行古也阜

而通之今也脅而劫之吾不知其何心夫征商之稅
非今日煩然行之也自漢唐以來則然也特未知漢
唐之稅果如今之重疊否耶且進而攷之懋遷有無
聖帝便民之良畫也議而不征明王防民之微機也
今語人曰此畫良也此機微也而欲責今世俾勿征
是行而欲廢屨渴而欲廢漿誠未易一旦革也居今
之策但以三代之仁行漢唐之制設爲定額凡民間
纖粟瑣碎之物飲食服用之需自若干而下聽民自
便而去其征至於官吏商賈珠玉金貝之貨非飲食
日用所常需者自若干以上倍征之其已征者給憑

不復再征則民不得已爲商者庶乎有養生之資而
大者有所限小者有所益上利日廣以博下用日便
以裕庶乎彷彿古者之遺風而奸吏亦不至攘臂其
間此亦仁政之急先務也爲國者計不出此而姑詳
且酷於其小雖孟氏復生亦且曰爲暴悲夫

牧萊脞語卷十三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書山吾王必成百和梅詩

乾坤沆瀣一種清氣斡於人不斡於詩斡於物不斡於梅梅得什二詩得什五吟詩難吟梅倍難詩三百篇歷商周曹鄧十六國甫成編有條有梅吟梅僅四字止孤山翁捉筆詠梅凡兩章暗香疎影名世僅十四字止予幽居酷嗜著述獨至詩吃吃若不出吻循簷索笑間欲爲梅寫魂魄如近世霜天曉角數詞了

不可得後村以大手筆演而百之山吾王兄又百之
妙處不減孤山合兩家篇什兼周詩三之二竊其所
不靳者以自竒造物小兒恐亦嗔人

題黎曉山梅帳

觀黎曉山梅園蒼石聳確蘭竹蕭疎鳴鴈噦噦翠禽
小小忽有疎蘂橫陳眼界直若日暮羅浮殘雪未消
缺月微明香芬襲人翠羽刺嘈其上起睨樹梢杳不
知是雪是月是仙是花

跋尹氏家藏八陵圖

建中天子移蹕奉天倉猝廟主不及載士尤非之橋

山履舄耿今靈光竟弗庇抔土天地豈不寬耶泗上
翁杯羹數言一時排難反經危語亦寧果忍於其心
八陵風景不堪圖畫尹君生世後百五十年尚有拂
拭異時都梁汴龍行虎步雄視河洛茂陵玉椀獨行
人間風雪熾炭之所經營不及此甚乃探會稽禹穴
昇蘇湖一燼回念漢昭靈無骨葬未足多恨也運化
興樂不必君運化傾憂不必民陵谷變遷掩卷愴其

題高麗紙

此紙瑩潤亦可人記唐高麗曾求經史不知謄本曾
用此紙否文軌一家把翫不釋手

題銓上人詩卷

周詩三百篇有出於軍旅者閨閣者而無出於僧蓋
三代而上無僧故無僧詩歷齊已參寥以降搢擢胃
賢鉤棘花卉大聲渢渢拓叢林爲屈賈之壘五七言
家法乃添作幾種公案竒哉泉峯排淮沂江躡武林
歸隱湘沚遍參禪講溢爲詩章興趣所到正不待涉
李杜門牆而自有佳處間呈似叔父山泉翁亦深然
之諸詩友又裒金刻梓以傳它日味此不知爲周詩
邪抑爲齊已參寥輩詩邪此辨心香又當自泉峯拈
出壬午秋中里人陳某敬識

讀韓非子

李斯韓非同北面於荀卿之門卿言人性惡夫人皆惡也是不可語善也故教化不施而刑罰爵賞之是尚凡所以繩束其下嚴如束濕民皆重足立而卿并軻思仁義之說皆嗤之非相韓斯相秦刻覈不少貸皆以惡者疑之也斯貽阮焚之禍非不幸使秦乃爲斯所忌而殺若非不死安知不又一斯也非之書行世五十五篇大抵任術不任理知有事之利害不知有義之是非平日師友間蓋不知何必回利之說是以利在使秦則非使秦利在賣友則斯殺非嗚呼是

果性惡之咎耶世人習中無理義以爲主而計較於利害之術其流往往若此荀卿一言誤其徒亦甚

題賈誼治安策後

賈誼治安一策辭語遒勁讀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直有左丘明遺風蓋更秦皇阮焚之後暨劉項戰爭之餘高帝不事詩書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迨至文帝即位元年吳公始薦年二十餘之賈誼相距蓋涉歷三十四年矣吾意選舉激勵之法廢師友講貫之益荒天下士茅塞蕪穢者滔滔皆是也一旦誼以文學斬然鳴世直使老師宿儒驚倒辟易然後知古

之君子無一人不學無一日不學不以科舉羨不以
阬焚詘不以兵戈輟士厄於科舉之廢兵戈之擾曜
然自弃其學者吾不知一旦或有吳公薦之將何挾
以往

書韓安國傳後

父子兄弟以天合非以人合者也梁孝王驕恣失禮
上倚太后母子之恩下倚景帝兄弟之親是故刺袁
盎匿公孫詭羊勝特無以天訓之者韓安國但當說
曰大王所以尊居大梁擅賦租盛車馬得有茲土者
以太后爲母帝爲兄爾今悖弃典律藏匿奸宄萬一

以一二小人上干國譴天下者高帝之天下法者高
帝之法恐帝不得遠而后亦不得私也且崇信奸回
之人自取踈外孰若保有國恩之爲益倣效吳楚之
事自取僇辱孰若長有分地之爲利願大王熟思之
若果如所言孝王雖愚豈不凜然利害之判者今乃
引俗語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
狼以此爲訓則是天倫之合反不若豺狼之父子滿
鴈之兄弟矣噫使父而可虎待其子則子亦可虎待
其父兄而可狼待其弟則弟亦可狼待其兄宜德色
於借鉏闢墻於內爭者紛紛也况高祖居大上於操

陽景帝廢嫡子臨江王皆不可爲訓萬一孝王誤於
體認帝盛大之勢堅匿詭勝怒其齒牙悖逆太陽而
又若吳王濞焉天下騷然矣合以人不若合以天安
國號善辯者也若此數語似不知理者亦何取其辯
哉

書史記陳丞相傳後

管仲隨老馬而得道隰朋掘壤蟻而知水人之知固
各有能不能也陳平自涉脩武從高帝戰爭間其用
智之力居多如間鍾離昧間范增王淮陰而縛淮陰
以至解滎陽之圍解平城之圍漢之瀕於危而不害

者多平六奇計也太后臨制諸呂擅權平依違其間
乃袖手無安劉一畫厥後目覩呂宗之強塊然不樂
乃得陸賈畫數策以五百金交驩大尉用其計卒誅
諸呂何智於前而愚於後也古語有之智者千慮有
一得愚者千慮有一失故君子不貴有智而貴能用
人之智以爲智世之士挾所長以自矜而智有時而
窮者又陳平之罪人也

書竇嬰傳後

班固贊竇嬰以外戚重不知時變凶德參會觀嬰所
言亦似識大體孝景未立太子燕梁孝王酒酣從容

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驪嬰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父子相傳漢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后因此憎嬰觀
此數語辭嚴義正直有朱虛侯非劉氏不王氣象非
廷臣可及武帝不念其功以微罪棄市渭城刻矣哉
雖然武帝嘗因田蚡死聞蚡前迎淮南王安霸上曰
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
尚誰立哉帝恨不族之嗚呼帝於蚡則讎其言於嬰
則不念其功賞罰似無章矣惜哉

題僧房牧牛圖

牛未牧前元在裏許牛旣牧後散歸甚處若問考牧

三昧師且稽首瀉山翁

尹景升楮君賦跋

古帝王稱君諸侯曰國君魯仲連義不帝秦斷斷焉不肯君之千載尚飛浮有生氣凡物貴賤無常愛竹者以竹爲君愛墨者以墨爲君雞雍狶冷時而爲帝獨楮乎建元天子取白鹿皮方尺爲幣緣以藻繡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薦璧顛倒諸侯王於術內何物楮君顛倒世人而不自拔通靈權利之門媒身仕宦之徑大者羨爲神小者推爲兄寄生死握榮戚直溟滓然聚而君之俗子輩奴顏屈膝不暇顧山南賦

褚君曾襟浩蕩度越仲連幾倍視世間貨殖輩自比
封君者直蟪蛄之彈丸而尚何羨乎友人陳某

山南尹淮字景升著指君賦曰崖翁先生隱於
雲山之南執古之學索罔儲飭有通今公子過
而談曰譙先生知世有指君者乎先生曰吾蚤
而衣吾畊而食漁書獵詩林棲山息暇爲指君
識乎公子曰先生亦何迂也天下成敗失得之
柄操之者指君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凡有血氣
心知罔不爲君之勤也而先生其焉无怪蒸生
之僅々也先生曰果哉君之有益斯人歟願因
公子問之公子曰蓋指君有神明之用焉方其
初也富媼伊母圖靈維父滋髮膚於曉露毓精
神乎時雨弄影秋月之波揚芩乎晨暉之吐阻
阜凌圖寄原依國母娘榛梧之區亦異荆棘之
伍豈其達也捐軀證齋蛻骨希仙湯池沸而不
爛火城燄而不然既煉性之已熟斯柔德之能
全締交旂曰托化淵泉待矩幅於康節抑小大
而隨緣爾迺墨池飛波文其版冊穴躍彩映其

多副宋錢之鵝眼陋漢幣之鹿皮擅富貴之予
奪別貴賤之錙銖而不童妙而非女榮字稱於元寶
熙其名則鍾而四海莫能違乃軍莫能去遭之
日蒼垣乎秦楚之上背之者踵塗炭之所吳綾蜀錦
者拉雲霄之上背之者踵塗炭之所吳綾蜀錦
冰純火布紫貝玄珠日金月璐山藏水秘駢臻
畢赴國藉以強家資而裕尊之曰君万口一慊
至若宸居漠：佳氣葱：紅雲千丈彤扉九重
或有新豐命酌臨卺滌器懷正寧之三策抱奇
謀之十事測王圖於簡書該帝道於傳記彼君
不爲之容王堦不可得而至又若名王剖符大
臣憲邦高衙倚日脩戟森霜或有江淹雅調鄒
陽長裾流落愛君之句慄款光範之書目下雲
間之傑翹材東閣之儲彼若不爲之介則重門
不可得而居凡今之人惟君是視進退生死惟
君是議爾其金戈鐵馬角弓羽箭拔幟先登推
鋒決戰山騰谷震菟飛色變鼓作鉦閑膽張命
賊者爲君而羨也宦海吏河鄉閭何處操刀鼓
筆神謀鬼慮深文密理豪爽使助敗類仇交微
惆悵送據者爲君而遽也測寒探熱專方較刑談

玄說空天開地閉奇技淫巧怵心忤睥闔鋒濯
水神察形弊者爲君之計也坐賈顯行客違
遠乘時射利山帶海航万里波濤九衢康莊貪
目險乎左低右昂者爲君而忙也鄭女衛姬霞
紛雲矗趙舞燕歌彈絲吹竹利屐長袂招心挑
目宛舌蘭房頰軀金谷者爲君而逐也斬木揭
竿掠城掩聚劫質臨危探九剝墓穿窬發篋推
埋鼓鑄快劍利匕瞬死弗顧者爲君之故也故
曰君之所至吉无不利禍可以福仇可以比疎
可以密鈍可以銳閭閻之賤得君則貴藏獲之
愚得君則智手足均氣非君則異肺腑同系非
君則矣變白黑溷真偽文魚目武螳臂繫麟蹄
鑽鳳翅雖有昌黎之文隴西之世搜下之辯曲
逆之計吳門之豪平原之義微君之頌則罔攸
濟者也太史公謂有智而能索終不遺力而
讓財欽楮君之操柄諒斯言之匪猜故梁武發
生活之歎秦王築懷清之臺以此而失鮮矣隨
時之義大哉今先生倦形乎力作游神乎遠觀
破貪浪息妄端加理繁垂文竿恙君耆之奕々
曷聞声而交歡勉旃勉旃毋爲永嘆先生曰公

子讓矣吾以所言而窺楮君之門蓋失與得糾
成爲敗纏彼錦帳之都麗已奴輩之列前方鼎
食之饒叨俄犧轡之梗咽故銅山不易乎口理
金塢莫遏於腑然光乎溪壑之旦莫烏觀其力
全也吾與得之而失孰與失得之不聞與成之
而敗孰與成敗之不分詩不云乎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吾何神乎楮君公子攝衣而起作色而
憲曰先生高則高矣而母諧乎今之世用君之
心行君之意楮君誠不能知事

書琴譜後

古者以詩爲樂後世以聲求樂鄉飲酒工歌鹿鳴四
牡笙南咳華黍乃合樂周南關雎燕禮工歌魚麗笙
由庚乃合樂古之詩非徒詩也出於人心之天者然
也凡美者刺者諷詠者本諸念慮之真而不知其所

萌俚謠巷歌皆足被之絃匏簫管默中律呂動天地
感鬼神者天也一變爲鄭衛淫哇再變爲樂至後坎擊
三變爲嗶嘍嘒嘒前唱于後唱隨雖介葛盧漫不可
詰求其如敕勒川風吹草低等語亦了難得故人心
之天正則詩正詩正則音律皆正山東李臺卿示予
南昌閔君琴譜凡廬山高赤壁賦皆均調以譜幾天
乎安得悉取周詩三百篇調入譜中風臺月榭爲世
一操盡變世之詩樂而歸之天

牧萊脞語卷十三

牧萊脞語卷十四

頌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誅大奸頌

至元二十七年辛卯正月二十三日大昕

皇帝御紫宸朝百官有奏言丞相平章政事德哥播弄權柄奸回誤國

天威赫怒收付棘寺將賜夷戮越二月初吉有小臣馳驛越次奏言湖廣行尚書省平章政事要束木怙權通貨結援喪哥侵軍害民規圖叛

逆亟遣使臣繇京畿乘駟七日至武昌鳩兵圍
第剪手而縛檻致畿內取前日一切不堪之苛
政悉賜蠲免寰海億兆稽顙稱賀呼萬歲者三
不圖今日重見青天世之言理財者多矣賢臣
則欲以富其國奸人則假以榮其身故富其國
者雖非爲身謀而身隨以安榮其身者但知爲
身謀而國隨以危正邪治亂之機間不容髮有
國家者所宜察也古今奸夫憐人千奇萬詭巧
創名目哀歛刻征措然計較於銖兩圭撮間
毫孔無遺逸號於世曰不加賦民也而實不免

責於民告於上曰不耗費國也而實不免害於
國時君世主歆艷富強或靡然從之擢子弟而
益父倒河流而益源賈怨召誅椎肌磔髓其末
竟何如哉故商鞅欲售於秦倡爲富強之術秦
危而鞅亦不免桑孔欲售於漢唱爲鹽鐵之權
漢弱而桑孔亦不保吾不知媒富貴而不顧國
家者亦獨何心彼何人斯龍蟄天聽創爲打算
出首之目紐故相之家貲挾前朝之財賦凡和
買造船軍器詞訟歷二咸俾出首支一緡則首
千緡賦五百則首十佰等第攤派遞取互攀省

責之州責之民半實吏橐半歸相帑其贏餘者始裨之軍餉不爲公室之管晏僅爲私門之猗頓湖廣遺黎敢怨而不敢言十數年間困弊益極

皇天悔禍廼賜殛戮耄倪鼓舞何幸復覩快活條貫臣生居遠方剽聞康衢歌謠輒撰誅大奸頌一首以俟觀風者敢昧死百拜頌曰

國家富厚度越古今梯山獻賫航海貢珍休養生息減租已責孰培其根而悴其葉奸回相蒙簞惑帝聰名爲富國私實自豐天地間財止有此數藏之民間

猶國外府云何儉壬創出首名鑿空辦課苛征取羸
聖皇曰俞姑試伯鯨朝出禁門暮磨毒吻蔑視同寮
賄賂當朝苞苴妻妾意氣驕囂初鞠官豪貪饒取受
洊徵百姓捉襟露肘倉場庫務軍器海船色色徵求
十倍官錢州縣家縣敷縮戶嚮虛廬逃亡貧妻折估
蒼天蒼天銜憤難言浮雲翳烈烈誅奸儉刪剔宿蠹
黎氓按堵如寒而裘如飢而哺十年憤冤一旦獲信
脫其桎梏始暇謀生古今奸類妄談興利國旣斂怨
身亦貽累京坻露積財賦如淵奚較錙銖而剝黎元
萬姓咸曰神聖明敏大奸之去如兔拔頰興利奏篇

勿陳上前呈圖肇固何千萬年

儒戶免役頌

臣恭惟

國家用武拓跡肇造區宇席燕跨學航夷馘戎崦
嵒若木窮髮衣卉之邦悉登王會圖方當計鞭
箠之駿勲束蘭錡之利器嘉與貔貅銳卒騶弁
武士觴舞上壽於雲臺未央之側廼者至元二
十六年二月欽奉

詔旨江南在籍儒人種田者納地稅商販者納商
稅其餘橫枝兒差役並行蠲免九天之雲下垂

萬木之卉怒長猗歟休哉德至溥也臣惟古今
儒士乾端坤軸寄其身帝圖王範寄其心文經
武緯寄其手無孫吳之譎而用之可以強兵無
陶猗之術而用之可以富國無伊周召傳之權
位而用之可以美風俗致隆平周貴之而興秦
坑之而殪漢唐崇獎之而昌熾儒有益於國而
國亦不可有負於儒也傳曰升於司徒者不征
於鄉而鄉大夫於國之賢者貴者皆舍其力役
之事三代人主豈薄於編民而厚於儒哉儒役
人而非役於人也今分牧專閫率多武勇興隸

輩上不能體德意下不能崇儒風至俾備郵驛
之斯役筦庫之靡勞鄉胥里正之駁奔稍違越
誅求不稱意則鞭背生蛆毀家垂罄並門圭竇
逢掖方履之士曾不暇遊戲於筆墨畦町間似
非太平盛觀夫三代而上以賓興取人才三代
而下以科目籠人才海內儒雅彬彬輩出大者
爲商川之舟楫小者爲周原之樸斲傳世數十
實嘉賴之今投戈未暇科目尚賒德音不聞特
免徭役培植儒風天下士如溺斯舟如痿斯藥
孰不鼓舞踴躍臣竊伏草茅掛名儒籍用撰歌

頌一首將備樂府之採擇登歌宗廟爲千古奇

觀臣謹昧死再拜頌曰

璧奎沉耀旄頭宣精干戈策雋經籍束局

皇帝神武德澹海瀕轅弓天山歸馬燕雲渺觀載籍
籌論儒紳秦坑而滅漢崇而興豐水育苞周鼎奚輕
絃歌騰誦魯祀長存威加海內附會風雲秩典作樂
扶傾致平二十五年二月仲春大聲颯々渙汗明庭
若曰江南附籍儒人科目未立徵役頻仍孰拔尤異
孰聘隱淪困心糾袵荒志典墳耕田者租商販者征
其餘雜泛一切蠲停州縣官吏存恤以仁雲漢昭回

黼黻藻芹天恩汪濊培植賴薪長育人材式壯神京
虞廷禮樂商野甘霖凡茲儒士遭時盛明沐浴膏澤
澡雪精神絃詩誦書曳佩我巾仁義道德孝友睦婣
修秩素履丕拓經綸繩彼澆偽濯以真醇堯舜其主
義黃其民勿玷爾行勿溷爾精勿謫而吏勿競而名
永堅素節不負

明君

座右銘

盤匱几杖聖賢俱有銘若愚不肖安知希聖者
予聽事壁不喜繪山水花卉禽魚惟緝脩身行

已事成韻語寘坐隅日三省焉其銘曰

畏途黃間宦路機鋒播越鯨波折旋蟻封相彼先民
返求厥躬惟較逆順安計吉凶循理而福畏天自融
循理而禍順天奚恫爾勢弗赫爾貨弗豐貪者睥睨
強者奸訕稍跌矩矱羅寘棘叢寧介而窶勿悖而通
寧直而卑勿曲而穹以仁以義惟孝惟忠不貪不妬
必慈必恭遇鄰如弱聞過如聾御隸弗苛遇讎莫攻
晝繙經史夕漑芥菰出理漁釣入富詩筒綈布之安
道義之崇蔬茹之甘德行之充越分而求神明奚容
勗哉三省用適厥中

基匣銘

槃布方枰魚麗精兵孫吳角馳變化如神閱藏匣局
銀漢沉星謝安高卧妙用難名動則形勞靜則形存
歛則機寂用則機深龜毛出海濛汜揚塵豁腐藎莽
血炫鬼燐蕭然爭戰兔兔猶驚東機高閣毋以禍人

藏破硯銘

曩甲戌冬古愚先生惠安城小紫石硯溫潤細
膩似帶端歛風姿携置書篋近二十年雖兵戈
倥偬未嘗須臾離兒童失手墮地觚稜間缺亦
不忍弃遂銘曰

其天全故潤以溫其形虧故寶以存是蓋遭刑之玉
破瓠之樽故可相携翰墨之場以同死生

敬直堂銘

予所居廨唐問名 橘齋左丞史公大書敬直
二字楹間就為銘曰

人心一天洞兮本直私慾橫生跬步皆窒私徑之由
要岐之刺蟠屈百端動礙鑿室卓彼先民敬共朝夕
勿貳勿參無莫無適不險而貪不迂而譎坐倚几杖
行準繩尺天理春融如途斯闢人欲冰泮如矢斯棘
敬肆稍分霄壤位易山哉爾心惟主于一

言箴

予以輕言取忤時貴遂書訓誡以效韋弦之戒
挾類摘疵骯髒瑰奇人或謂我爲譏誹舌縮吻嚥唯
嚅啞人或謂我爲欺苦言如許甘言如卑少言如默
多言如非出口振觸動中筭機爭如夷齊無言采薇

字民箴

字民無奇要在無心愛憎喜怒哀莫窺其形尺之無寸
秤之無星短長自見輕重隨分見善獎拔聞罪哀矜
催科寧拙撫字寧勤譬之嬰兒侍側嚴親保養教訓
以俟其成日濡雨露時蠶驚庭若挾私忿焉用長民

鴛鴦梅贊

吾家植梅數本有鴛鴦梅者自華而帶自帶而實自實而調美皆相比不相離也既命工圖之復為之贊曰

嘉魚比目祥禽比翼猗歟江梅比帶而實如膠其朋陳雷之漆膠眉其配梁孟之匹千年精英化此穎粟調鼎何時永堅無數

寫真自贊

身耀弗長貌寢弗揚辯舌建瓴義氣凌霄霜謂為田舍村叟曾中差有數點之墨謂為當權貴介腰圍尚無

數寸之黃可酒可詩若癡若狂求予者其將在柴桑
松菊之逕抑在玄真箕笠之鄉

寫真自贊

湘潭丁漢叟訪予炎塵中爲寫麋鹿之姿因戲
成數句問之

鑄劉雕刻蚓蚘蟬噤無龍川之文而同其字淩落羈
孤蛺蝶鹿蹟無迂叟之德而追其志貌無纖妍言無
骯髒野服儒履幅巾寬袂曷不鞭策蹇驢皤然塵滓
何尚田彼南山而爲官酷吏貪者之睥睨

牧萊脞語卷十四

牧萊脞語卷十五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洞庭漁者言

洞庭之漁倚艇憇浦渚旁有荆賈過之航萬斛舟辭
風濤椎牛醢酒粹篙師勞焉樂甚取楮中觥譟漁者
觴之曰若朝夕漁釣良苦漁者逌然笑曰予方謂子
苦而奚謂予凡居時之利者必冒時之險者也竊世
之福者必犯世之危者也冒險以媒利者利眇而害
滋犯危以罔福者福邈而禍捷天之生物也有分鼠

也而飲河蜩也而飽黃壤蟬也而嚙涼飈鷓鴣也而
巢一枝以至蟻穴于蛭蛙休于坎蠅止于樊醯雞毓
于甕螭蟪藏于泥淖皆足於天者然也故物之可以
極意求者亦以求而害魚求餌也釣隨之雀求粟也
彈隨之馬求芻秣也鞭箠隨之虎豹求牛羊也園檻
隨之惟人也亦然口有所啗也必有所毒腹有所受
也必有所病其望踰者其筭深也其取倍者其矢集
也肆三說之勞者基車裂之禍者也竊秦倉之粟者
媒咸陽之僇者也踞偃月之堂者胎扶玲之惡者也
峻五家之門者醢搶揭之誅者也皆不安其分而求

者然也今夫風濤相遭乎大川也起伏洄漩激射噴
薄瀟轟轟輅瀕洞鏃掀倒海排山折屋伐木虺鼉雜
襲蛟龍驟飛物遭之而輒殺人遇之而輒溺舟楫迎
之而牆傾艀折其可畏而辟易者若此吾方將斲杙
沙甯繫舟柳根高卧水雲之鄉欠伸稍暇時闕波面
筒撒江心網持其羸負穀粟儲爲朝夕消髓之供頽
焉嗒焉予方自以無欠事子乃駕萬斛之舟掀舞其
間引索以爲綈堅竿以爲桴編荻葦以爲艫乘危而
行犯險而出與波相上下出沒幸而呼神乞靈暑乾
吻燥不葬蛟鱓腹割焉以濟而膽破神悸已不可支

不幸晝晦冥大飈蕩匯狀扞石齒舟裂且敗以湛不測之淵蠟珠之珍珊瑚之寶夜光明月之壁陽侯天吳悉有之吾固不得專矣故寧辭危以自汙近勞以求逸望者微而不貪藏者少而無患故吾之樂君之苦也君之樂吾之苦也吾寧苦於終身而樂者常君獨樂於目前而苦者不可測吾不以彼易此決矣請從此別賈客嚆爾而謝曰子之言藥石也是隱君子也卒從之改其業

答賁和氏語

楚和氏得玉璞荆山奉而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

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則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又以和爲誑則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抱璞哭於荆山下三晝三夜泣盡繼以血客從旁責之曰子何則而泣也禍莫大於有欲害莫甚於濫觴虞非獨士璧亡之也魯非有竊璜竊之也故名山所蓄厚石所韞世猶挾深剖幽篝燈緼火殫力而概之況持以貢于王以願以圭外其不禍人幾希天下之物禍人者未必不自禍夏后以色喪列國也而卒自喪軀商鞅以術殺秦民也而卒自殺身慢而不臧吾未保其不誑盜也懷

而不秘吾未保其不媒罪也世之所重者當爲世惜
柰何苦以禍人也故發天所愛之寶而輕以售世者
天刑之起人所羨之私而階以嫁禍者人刑之是璞
也天之所靳而人之所爭也犯其所靳趨其所爭子
之則無尤也且子猶幸王不以爲璞也而僅以爲石
遂從而刖子也以石刖子之受禍一人而止也以
璞累人之受禍又不以子而止也爲子之計曷若
襲以文綳襲以皮終而墮之高岩瘞之長江隱之金
椎鉅鑊絕貪夫之心關夸君之欲若鄭鼠之乱也崑
鵠之抵也而睢之而肝之而相從於遠古之歸返瓊

臺而土堦其實也去璇室而茅茨其朴也變玉杯而
汙尊其真也強者不爭弱者不羨而天下塞相刃相
刺之害是子受則於一身而免禍於天下也和氏不
聽竟獻之文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後爲趙所
得以易秦城秦王愛璧不與城趙臣藺相如完之以
歸戰國紛紛者四五十年君子曰和氏之獻其不仁
哉

雜說

三首

衆萬形穹壤間果有則耶吾無從而詰也抑無則耶
吾亦無從而詰也果孰爲而然也凡馬蹄而踢牛脂

而韃鹿角而張虎狼爪而攫螳蛇端而蠖以至禽之
翼以翥也魚之鬐以汕也蛇之跗以趨也駕鷲之喙
以啄也龜鱉之介以行也蝦蟹之股以距也體不同
而用亦異也其間又有鬚毛之別鱗甲之別顙顙尾
脰俯仰蹠跂之別雖巧冶者不能悉鑄抑何紛以糅
也至於人則瘖者聵者頽者矬者哲者鬻者眇而聾
者偃而跛者眊目而猿臂者羣世間戴髮含齒貌像
咸無肖似焉凡氣一噓而成者抑何不可詰而窮也
嗚呼此天也假人而爲之則窮矣

物之益於世者必以不息而後濟今夫機輪之設也

弋其篠以爲之輻斬其木以爲之轂裂其葦以爲之
筴截其竹以爲之筒而又竭堰江河陂池之水以爲
之力捐晝夜不少休故掘焉而爲春旋焉而爲磴
灌焉而爲稻爲菽粟功用沛無窮焉噫此天道也
天輪轉而不息故生物機輪運而不息故成物人欲
補造化之所不逮者其亦不息也夫

物性潔而最無所羨者蜩也夫其感秋而生也淪沆
瀝而成也吸風遡空而以腹鳴也苟無羨焉無求可
也苟無求焉無言可也一嘹唳以聲樵童睥睨黏竿
弋之反以口賈禍而起機心若噬者求之而亦奚

益邪物惟無羨也必若無言者可免矣

種樹說

有語予移樹之訣者凡移巨樹其本築以固欲其屹然而不搖也其土飾以膩欲其攢焉而不膠也其枝葉稀而或禿欲其末輕而不張乎風也其時日冬而昉移欲其液回而足乘乎春也既種已間一日澆水以滋焉而不可遙編棘以圍焉而不可近遲之歲月以俟焉而不可爪其膚然後性之傷者復天之病者徐而全精神內固橫枝外鬯生意沛乎其不可闕矣予曰是法也即種學法也凡學之著乎心亦猶樹之

著乎土者也簡者其功疎以陋慢者其味淺以短躁
且汙者其實誘以變今夫學也者非可易而爲也溫
故而肄翫味精深猶築之欲其堅也韋編而絕絙度
縝密猶飾之欲其賦也靠實以擗之不事浮華之美
觀猶末之欲其輕而禿也及時以操之不聽歲月之
蹉跎猶春之欲其乘以榮也澆習以聖賢之義理而
不淫以邪也去誘以詩書之關鍵而不近以褻也計
功以日新又新之矩度而不亟以盈也夫是以養深
而不可撼誘多而不可移行之而固需之而成躋之
而聖賢雖富貴臨乎前而不羨刀鋸加乎後而不懼

否則涸可立而待也嗟夫人之學也而種之不如法
是不如老圃者真不如也

錄昇木者辭

吾邦四圍多高山承平時山率植松木大蔽牛馬小
張雲日遺甿宿老百餘年培植更革以來壩市蕩燬
岳祠灰燼加之征扶桑伐交州漕江南粟而致之燕
詹造舟無曠歲奄林莽空之鳩工而昇家墮人哭或
執挺以誚主山者曰爾種木百圍奚弊焉至勞吾
鄉鄰哉尤物禍人生益蕃故羨益滋象有齒也而後
爲之牀崑有玉也而後爲之杯海有沉香也而後爲

之閣故貪生於金帛之焜煌侈生於錦綺之錯落傳
曰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其境臨者其志眩其物觸者
其好遷然也向汝蚤計及此塹山刊木則機心不生
上雖有微不及此芸夫樵子壤々熙々帝力亦何加
哉里胥叫囂瘠膚悴體搢々躡霧磴而上竭力舁擡
如群蟻連貫緣臙骨然終日竟不跬步稍蹉跌則墮
千仞崖輕者拉項重者腐胛天耶命耶抑汝禍吾耶
主人憮然起曰子何予誚也天地盈虛消息自有數
存崇谿之金十九爲兵重澤之蒲十九爲犇天之生
物豈直以禍人哉今夫建珠崖七郡者犀布玳瑁蠶

之也開牂柯越嶺者拘醬竹杖牽之也通大宛安息者天馬蒲萄誘之也若張騫唐蒙者流計日進身日榮黃金橫帶飲鮮醉醲直計此要荒遠徼爲仕宦提徑吾山居無田畝絲高曾而下手所封植庶幾子若孫生而宮室老而輪輿死而棺槨直比封君千章榆千樹棗千頭木奴儲其贏規貨殖之利符移朝至林木夕空飲恨吞聲方凜生事之不給子不於進言者誚而誚予抑末矣昇者曰吾苦於今爾亦苦於後者也若是夫俛首荷之而去陳子徐錄而刊之壁

植椒說

椒芳草也甲申春屋左新雲燒畝治小圃貯列群葩
奇卉俾四序各以花應幽趣橫生清態逸出復廁石
臺蓮池側夾小芭籬行種椒數十本或噴爲非花行
輩者隨臆然起解之曰騷經古號花草譜如菊如蘭
如全如蕙如薜正如揭車江離芙蓉粹擷衆芳鱗差
置吟詠間餐者紉者佩者裳者興寄所到真若與自
家意思合至椒則曰雜申椒與菌桂曰申椒其不芳
曰懷椒糝而要之靈均翁瞢然自按衆濁中喙々題
品黼黻至三四過椒乎椒乎芳至今猶未沫乎按本
草食椒增年輕身前哲醫經又有服椒等方由騷經

說椒有出塵之姿也由醫書說椒有養生之訣也服
屈之芳可以從俗食醫之品可以保身因一物獲二
利漢樊宏種梓漆人或嗤之後皆得用予非宏之心
也植椒云乎哉植椒云乎哉故爲說以詒來者

牧萊脞語卷十五

牧萊脞語卷十六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戊寅遷居斬樟樹文

古迂畸人避兵林泉締友麋鹿先廬煨燼鄰室歸存
廼裏買山之貲爰闢歸來之徑拄傾搢圯撲斲有日
或謂予曰茲室焚燎朽蠹垣壁阢弊後有豫章竅穴
環異溜雨十圍承露百祀精影詭詭幻化厖昧稚婦
襲之而佯狂嬰兒遭之而驚寐世雖貴育莫敢睥睨
吾子何遷居之易也余聞其言怒氣裂眦勇憤填臆

左執斧斤右執桃茢且誅且詈而訊之曰爾何精邪
吾聞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之怪曰夔魍魎土之怪
曰羆羊是皆竊一氣之餘孽而耿幽仄之精光爾獨
何物擅妖術淫孕靈塊吐葉慘而張濯形坤隤材臆
而良鍬皮鐵腸曷不虹棟雕梁柱周之明堂質質白
章曷不鋸短斧長作說之舟航云胡裒兇株守女牆
偃蹇不材蔽帝徒長騰精弄鬼耀影舒芒嚇愚給贖
蜂蝟斧塘且謂爾果爲神耶則瓊樓瑤闕瑤砌玉京
鞭鸞翳鳳烹龍脯麟朝蒼梧而夕玄圃陟碧落而泝
滄溟爾曷不往而歸只謂爾果爲鬼邪則雕堂繡櫺

翠幘皮几炮羔燻幣到羊屠豕穿方穀而襲駝裘戴
珠冠而曳絲履爾曷不往而歸只謂爾爲妖爲怪邪
則踏曹倚案心術越越弄法舞文機術狡獪弄輕
重之手眩惑癡愚之輩爾曷不往而歸只今吾獲茲
先叔父之居介在杜曲之左洎剛鳩工葺漏撐墮貯
琴度書灌花蒔果詩朋酒侶觴詠爾我藏脩游息奚
容么麼幽明異岐出入寧妥斷二乎淬礪脩月之斧
噓燃咸陽之火剷除蟄地之根剷析張雲之核移類
遠遁毋貽後禍若或去而或留汝自謂可與不可

代作勸農文

仲春行郊勸農舊制也州官分牧是邦按行阡陌漸
閱兩春爾農習尚州官知之州官心事爾農亦知之
國家清明科配蠲省茅屋宵綢楓林社鼓安分耕鑿
熙々閭里村疇爾農之幸也亦州官之願也焉用
勸今茲策轡東郊問訊南畝州官之所以勸爾農與
州官之所以自勸者則亦有說去夏愆陽冬初淫雨
幾害而稼州官焦心肅躬請命于上下神祇隨襟輒
應收成不無損傷而亦有七分之獲穀價不無增貴
而僅有十旬之憂隨宜移粟借借耕耘種之及其時
漑之盡其力不荒以惰不蠹以盜不間斷以末作爭

訟躬孝悌睦婣勤儉畏謹以待匹成皆州官拳々爲
爾農勸至若獄訟而辨曲直布政而別輕重不尋是
非以禍爾農不差公吏以擾爾農不興雜泛夫役以
勤勸爾農此又州官凜々焉以自勸州官瓜期未滿
與爾農游處有日抵京滿盈國廩充牣爾農富庶之
樂州官將寓日焉勸云勸云豈曰牆壁常程云

乙未茶陵州學上明倫堂牌祭文

肇乾精之渾芒兮物各有神宅后土之鴻厯兮神孰
無形緊講堂之懿扁兮疇握其樞而運其鈞稽載籍
而悠邈兮睇太空而冥々吾不知主宰何神兮但炯

炯奎璧靈芒之精大含宇宙之元氣兮小鍾人物之
彪彬近衍泮黌之命脉兮遠寄運世之重輕其形無
形兮其名無名其細無朕兮其究無垠粵

皇家之崇儒兮蠲雜泛之徭征條貢舉以掄選兮暢
文運之昌榮騰茶陵之城南兮屹侯泮之崢嶸歸講
堂以突兀兮重前俟之經營我講貫之冠巾兮鏘臧
脩之珮衿何扁額之循舊兮未覩聽之一新適省丞
之按臨兮揮椽筆以飛騰字舞鸞而翔蚪兮畫起霧
而奔雲嘗試拆點畫而卜兆兮昭若開先之祥顏左
洗光於咸池兮右提挈乎結璘堂頤笏而腰帶兮口

十有一倫頂笠而朝天兮四十餘人應龍湖之靈識
芳炳紫微之耀靈宜人物之輩出兮鍾公侯之振
登斯堂兮明倫揭嘉祐兮梁楹祇明薦兮肴珍酌椒
醕兮鉞馨神相斯文以昌世運兮豈但使學子袖手
泮水之濱

上牌告先聖祝文

明倫有堂乃萃衿佩講貫洙泗之學者也輪奐更新
字扁仍舊士氣耿耿久鬱獲伸省丞按臨椽筆揮灑
字畫遒勁氣象渾雄所以黼藻芹泮者至矣吉蠲剛
辰招揭楹首祇奉明薦要惠斯文

甲午茶陵州衙上梁文

紫微七十二峯爭說古雲州之勝槩郡廬三百餘載
重逢新牧守之經營城郭是而人民非宇宙換而規
模別睠此茶陵一郡實居湘水上游壇峙赤松風號
神僊氏之窟宅城環綠水實都王子侯之封疆何州
衙久矣摧頽歷舊尹未能整頓茲者幸遇

州官車轡出守風月平分蒞也規曹也隨廉氣稜々
而霜凜措之通戎之簡政聲藹々以春溫令嚴燕寢
之香人樂湖山之外襲因公暇周覽薰堂非壯麗無
以示威可旁風而上雨惟湫隘更諸葵塏將披山而

帶河麗譙不擾以輦飛廳廡重新而突兀鑿殘碑而
甃砌鳩環木以成梁登斯樓登斯堂祀廷秩美哉
輪美哉吳削屢馮真數百年之所無將十萬戶而
蒙福丈夫安事一室但將存召國之棠陰郡守入拜
三公又行作清朝之梁棟輒葺輿語上贊虹梁

拋梁東一水接藍曲似弓曉日未升親按櫓無言

千里自春風

拋梁西萬仞雲山天影齊巔外西風塵不沉一奩

明月浸玻璃

拋梁南朝京一徑夾松杉郵置稀疎公事了薰嵐

拂珮響珊珊

拋梁北買犢頓空狐兔窟近來官府甚清明兩境

江湖通轍跡

拋梁上銀漢天開新氣象何當鵠立擁紅雲色映

三台光兩二

拋梁下闌闌鱗差森萬尤公歸補袞妙甄陶先使

吾邦歸化治

伏願上梁之後襦歌五袴麥秀兩岐綠野昇平每躬
耕而與枕黃堂閑雅早無事以休衙水旱不侵催科
先辦庭示蒲鞭之警鄉無珥筆之風彈琴而聲韻調

和冀光映一堂之台斗泛槎而前程遠大又梓開萬里之風雲

戊子新居上梁文

儒有環堵之室擬度頓於圖書家無甌石之儲強樸斲於門館渠自賜剛而氣硬人嗤志大以才踈古迂主人舌卷風雷手扶雲漢逮莊騷窺姚姒對聖賢萬卷書中廟屈賈短曹劉臥餘子百尺樓下當少年之英銳小海內之材豪但志道德功名不事生產作業與計偕縣次續食雲霄之步武方開塞決河官自負薪滄海之桑田儵變揆花樣之不入挾毫素以自娛就

裏買山之貲欲續閑居之賦念楚弓楚得生冀方長
冀方若越人越吟居畏壘化畏壘杜曲之桑麻未改
栗里之松菊猶存拾諸煨燼之餘理彼敬傾之處礪
階用石累牕用紙渾無豪門麗宅之繁華覆土爲臺
環水爲池綽有幽人韻士之勝槩躡履盡清談佳客
拂劍或任俠壯夫登其丘而釣游關鄰園而藏習社
酒向花菊春蔬和雨割天與賞心霜兔束毫健松煙
泛研肥几無俗物甫卜居其十載慨外廩兮半地亟
鳩瓊材重新廣廈鑿空取辦初無貫朽粟腐之儲叶
力告成似有象耕鳥耘之助出乎爾反乎爾歌於斯

聚於斯增來往之美觀
說表裏之稱意買宅有水竹
花木之勝邵叟何心
聞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孔書可讀虹梁肇舉燕賀有言

拋梁東扶桑曉日換新紅
東臯一雨田疇沃吟罷
扶犁學老農

拋梁西返照雲山壓翠微
明月一鉤穿戶牖抽書
時讀似然藜

拋梁南小圃新栽花
雨三護取北牕真面目
薰風日對亦無慙

拋梁北曉氣稜二寒慄
二雪夜豈無乘興人扁舟

徑到剡溪側

地梁上山河萬里呈奇狀憑高一眺眇乾坤收入

吟編無盡藏

拋梁下此爲吟屋非田舍瀟灑倒屣候吟人不是

吟人休入社

伏願上梁之後席有詩翁門無雜客盟取鷗鷺肯媒
官爵之榮夢叶熊羆莫斷詩書之種載酒時問於奇
字催租不敗於清吟壽筭堅松平安報竹我醉欲眠
卿且去免勒北山之後袞職有缺我儀圖待試河汾
之策

東山建廟上梁文

五千丈勢插雲霄具嚴瞻於南嶽數百年靈鐘香火
占廟食於東山撫松蘿以鬱其維桑梓而敬止肇新
輪奐特換規模恭惟 南嶽忠靖尊王分柄祝融歲
靈離位曰暘而暘曰雨而雨顓半壁之休祥若雲非
雲若煙非煙闕五峯之盼饗推餘波而及楚常羹牆
而見堯於惟神像天容久詫擗頭地面尸而祝社而
稷幾興肅 在廟之思粒而食宮而居乃有煢 在
疚之慮不堪棟宇摧圯重鳩木石經營安妥千載之
靈光庶蔭一團之生聚有盛德必世祀任年二春社

秋祠非壯麗無
示威聽日二
晨鐘暮鼓虹梁肇舉
燕語爭欣

拋梁東
噉日扶桑射影紅
殿上龍顏天不老
桑麻
一塢圍春風

拋梁西
露濕楓林月影低
秋滿甌窰收擺種
年二
父老賽豚蹄

拋梁南
仙扉一碧面江潭
薰風拂二生林谷解愠
吾民掌握間

拋梁北
枕山別是神僊宅
孤村霜日噪栖鷗
萬古
威靈長赫二

拋梁上碧瓦參差高岫幌日炙雨淋不用愁雲中

雞犬從來往

拋梁下甲第長廊何邃雅杯琰日夕擲案前長迓

雲車餞風馬

伏願上梁之後天無疵癘地發休祥簫笛楓林自樂
雞豚之社梯隄桑徑常卜靈蟄之豐人欣桴鼓之不
驚家羨麥麴以自富始以是終以是歌於斯聚於斯
駿奔走執豆籩永祝天長地久見怪物爲雲雨醞釀
時和歲豐

牧萊脞語卷十六

牧萊勝語卷十七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八通

并引

漢枚乘著七發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下至
蕭統七契梁簡文帝七勵何遜七召沈佺期七
引層見疊出設難假問文華而氣則卑辭工而
意不貫且多以輿馬車服飲食音樂誇世有道
者羞談之最後子厚晉問一出高掩千古唐盧
照鄰損爲七悲愚益爲八通八云者九七天數

八六地數八索八卦八陣圖是也通云者古稱
書一編爲一通易通白虎通風俗通是也辭朴
而鄙匪曰效尤

玄道逸士材具濩落塊環堵而獨處撫畏景其索漠
琴無絃而不鼓樽有酒而靡酌撫歲月之棄露渺宇
宙之丘貉等榮華之飛蓬恨身世之落魄音託欲詭御
以周馳懼越矩而改錯長懷寶以自迷每隱几兮不
樂競榮大夫鑽刺通神機若脂韞辯如建音建蹇音蹇聆逸
士之怛悵乃枉轡乎山林豈霞珮之絳音絳繚音思飛
煙蓋之玲音玲嶠音嶠屏音屏升辭階而長揖坐蒲團以主賓欲

搖塵而釋憤先曲席以陳情間言曰吾聞之學業之
勤皆可周身技藝之精皆可成名若孕混沌之秀獨
擅儒林之英惟鏤邪之隨用奚泥蟠以無成恐膠柱
而調瑟似煎水以求冰吾將爲子解䟽屬之拘山海經曰
二食穀僕獵帝乃特之疏屬而媒金玉之榮子亦願
聞之乎逸士曰有形之生已迫無益之慮難營儻發
劑而切磋庶痿膏而聵醒

大夫曰畏

畏音

壘

莊子

窳窳

窳音

樂

洛音

沼

灣

環

泉

流

碓

下

山

近簷頰

安臯

原之行

沃敞

町疇

之平

寬足

鳴夷

之貨

殖

史記

范

供

沮

溺

之

耦

耕

若

乃

龍

角

杓

攜

房

星

晨

正

水

謹姑惡

大蛙也

桑鳴戴勝按農書之功程訊節候之遠

近竭

於葛切

陂堰以儲流治苗畝而行煖衣襪

方末切 禱

音釋

服耜耒犁聲確破堅塊種穀畚音本壤移秧逐隊戴

星而耘決渠而溉濯塵苔壁之流餉饁弱籠之焙挂

笠東臯之松飲犢西陂之逮桑麻頰栗稻麥篝簞

音斐

賽豚泥飲撫缶歌謳蔬割雨露之甲酒汜新秋之篇

腹奉侏儒之粟

東方朔傳

樂比關內之侯若是者子肯爲

之乎逸士曰耕耨長疲水旱長飢稼穡之樂吾不堪

服其勞也

大夫曰晉魏通都

音旦

巴別境驚良雜苦拙羸補窘

執方輸

上聲

而錯出航漕行而般賤快弦高之師犒國

小伯龍之鬼哂

南史劉伯龍歷九卿貧甚將營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嘆曰貧富

有命乃爲鬼所笑

肩擔胛負目語額瞬舌瘳心狡智彈力磬

弄險手之量衡藏捷機之鋒刃肆龍斷之窺窬釀馭

裝上聲

儉之疾疲販繒飲

上聲羊漢書灌嬰以飯繒爲業家語魯人軋飲其羊

列肆踞鎮覲觐錐刀計較分寸白圭不能與其時白史

離子貢不能取其擯

史子貢傳樂成不能敵其饒漢貨殖傳張

湯不能私其賄

漢書張湯與賈人田甲魚翁叔交私

故能履絲曳縞乘

堅策駿寶貨駢鑒

音必練帛於物品兼內帑之藏物包

土貢之進珠羅滄海之珍玉鑿崑山之璉若是者子

能爲之乎逸士曰熙熙利來壤壤利往商賈之利吾不欲取其贏也

大夫曰雲夢七澤龍門九河煦沫吞舟鼓鬚橫戈天
日蔽影滄海揚波鱗鱗汕汕噉噉嗟嗟乃戒梁嗟乃
具笠蓑乃施罟音姑留音留乃治艦音艦艦音艦理音理牂音耳於
任公莊子礪芒針於詹何列子假羊裘於嚴瀨履光問釣
具於志和唐張志盤出松江之鱠左慈鼓奏周雖之鼉

周詩騎乘琴高之鯉列仙傳

壁化雷澤之校內侃

又若橫

野營陸音區

彌天張幕矢括鏃音鏃

鏃音鏃

鏃音鏃

馬彎繁

弱荀子繁弱拒泰

免剛郎

鳥蹊虎岬狼壑舉烽輝

煌按轡習

音忽

霍孝關悉縲

縣公

猙

訓耕

寧咸斲駟

音駟

俊褫威輕趨

音音

廢躍灑

音音

骨

音音

血

音音

破

音音

革

音音

斷

音音

尾

音音

翳

捐

音音

齒

音音

角

音音

奏

音音

凱

音音

而

音音

歌

音音

曰

音音

熊

有

音音

蹠

音音

兮

音音

豚

音音

有

音音

拍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今起共酌

音音

若是

音音

者

音音

子

音音

能

音音

爲

音音

之

音音

乎

音音

音音

逸士曰

音音

漁

音音

澤

音音

孰

音音

若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名獵山

音音

孰

音音

若

音音

獵

音音

利

音音

虞

音音

衡

音音

之

音音

音音

益吾不

音音

暇

音音

從

音音

其

音音

遊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大夫曰

音音

方

音音

伎

音音

多

音音

奇

音音

左

音音

道

音音

易

音音

音音

惑公卿

音音

擁

音音

鑿

音音

無

音音

忌

音音

王

音音

侯

音音

避

音音

音音

席拖紫

音音

紆

音音

朱

音音

囊

音音

金

音音

櫃

音音

帛

音音

輿

音音

音音

從駢

音音

羅

音音

聲

音音

名

音音

烜

音音

赫

音音

陰

音音

陽

音音

音音

命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相壽夭

音音

孤

音音

剋

音音

遁

音音

甲

音音

風

音音

候

音音

卜

音音

音音

筮

音音

剋

音音

擇

音音

射

音音

覆

音音

守

音音

宮

音音

之

音音

音音

孟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東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傳預言

音音

建

音音

中

音音

之

音音

厄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道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疾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審

音音

音音

臂之折

晉書

決壽夭而神如季咸子策爵位而驗如

師德

唐書

禁溪水而妙如徐登後漢書徐登善巫術禁溪水使不流消

受禪而佞如景業

北史齊文宣受禪令宋景業筮

凡技藝之擅長豐

寵賚而無敵比資格之選掄頗詭遇而十獲又有媒

身博奕馳譽丹青待詔金馬

東漢書躡履禁門吮粉唐

苑

閭立本

畫播漢庭

公孫卿見郊祀志

飛帛蕭寺

梁書蕭子雲

畫龍

金陵

唐張僧繇善畫

酒喫成都之火

漢書

象寫傳巖之形

尚基投德宗之好

王叔文

字購昭陵之徵

唐大

眩奇角

異呈技炳靈邀恩幸寵虬塵飲榮若是者子能爲之

乎逸士曰德成者役人藝成者役於人技術之妙吾

不屑齒其列也

大夫曰談舌三寸智囊萬端

韓子

滑稽多輟

音雅

機巧轉丸簪蓋稷下

史記齊宣王

圍解邯鄲

春申君

囊裝尉

佗

陸賈

口伐可汗

唐鄭元璠

春申之履長躡

本傳

馮驩之缺可

彈

孟嘗君傳

妻敬之輓脛脫

漢書

屈轂之瓠可鑽

文選鑽屈轂之瓠

韓子屈轂曰吾有瓠堅如石厚而無竅不可以盛水漿

堅白同異立變暑寒縱

橫擺闔動係危安雕龍騶族

史騶爽

鳴雞函關

孟嘗君

約

從可解

張儀

趙璧可還

如

下齊城而馮

音馮

軼

其

楚從而待槃

史毛遂

長六國而佩印

蘇秦

請百駟而絕冠

淳于髡

書煩十上

戰國策蘇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

促膝交歡巧說

三變

商鞅

傾蓋瀾翻公子迎而虛左

史公

漢高悟而設

壇

漢書

相國行而徹席

史騶襲平原君側行徹席

坐客驚而厚顏

陳漢

遵

智建銳而不壅辨懸河而難乾氣捫蝨而眇視猛

躬傳車而鳴鑾若是者子能爲之乎逸士曰說難

雖工卒死於難游說之榮吾不敢效其詐也

大夫曰口誦六韜曾蟠三略陣習魚麗術兼風角學

精擊劒

項羽

手妙奪稍

尉遲敬德

借箸前籌

張良

據鞍矍鑠

馬

後爾乃推轂總戎登壇授斧鬚髮盡白猿臂猿

郭知

領燕頭

虎

班超

擇堅瑕同甘苦麾旗旄援鉦鼓行師枕席

趙充國傳

折衝尊俎

仲尼曰晏子起尊俎間折衝千里

身渾是膽

蜀趙雲

一身渾是膽目

中無虜

光武

觀韓鷹而颺去

三國志

聞雞鳴而起舞

劉琨撫

髀肉而流涕

三國志劉備

斬沼蛙而激怒

孫權

鳧毛出海帝惠

中人有得毛長三丈以示張華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羽檄旁午披堅環甲

投石超距杯飲月

音

煙氏

音

之頭贈

什

蜀兇之脯

韓文

元和聖德詩

銘勒燕然之山火燔龍庭之聚

後實憲勒燕然山銘

旗

肅前驅兵卒後擁印佩如斗祭戟森戶渠兇藉以援

首黔黎賴以按堵國家倚爲泰山天子尊爲尚父

郭子

儀

若是者子能爲之乎范士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

將帥之榮吾不可嗣其忍也

大夫曰碧落飄遊天關飛狂

貢

瑤裝駐鶴玉笙吹鳳

王子桃薦瑤池之冰穆天子傳西王母有瑤池冰瘠漬村居之瓮

瘠仙王老村居慕道有者道士名書五雲之閣神仙傳蔡

少霞五謠著三茅之洞真誥爾乃熊經鳥伸鵠噉龜息

覓丹鑽木真誥傳先生入焦山老君採方看壁神仙

和事王君令熟視予之木鑽尺棠得丹鼎天冷玉液啗交梨摘

壁三年得神丹方鋤瑤草地於子冷玉液啗交梨摘

棋實躍凡身於玉壺漢費長讀素書於石室晉

烈拜牛車於函關尹喜啖酒脯於雒邑漢劉劍衝星而

煒煒帔搖月而芒芴頽常童而不老髮獨鬢其如漆

鴻寶祕要傳劉向龜臺真文仙傳西王母彈壓變魑役

使精靈鞭列缺而爲御奔蟾蜍而耀形后羿得不死

爲蟾
螭傳檄五星而解旱管輅嗽飯蜂而集身葛玄致訪

求於海上秦盧俾入直於翰林唐書葉法善官榮階於金

紫事物紀原中宗賜紫能金紫之階印六佩於將軍漢五利將軍佩六印若是

者子能從之乎逸士曰逆天偷生詭怪惑世神仙之術吾不知躡其蹤也

大夫曰穹壤有盡道德無窮形物有弊文華無終舐

痔媚寵俛眉足恭執若潛心乎汗簡之磨龍麈富樛

貴霜鬢蓬鬆執若寄興乎鉛槧之從容杲杲孔孟經

典啓蒙燁燁班馬披藻稱工漢班固下帷刺股董仲舒

惟發憤潛心大業蘇秦刺股防睡讀書囊螢膽魚晉車武子練囊感螢

和熊膽九鑿壁映雪隨月鳴鐘漢臣衡鑿壁引鄰舍

以助勤李雪讀書○齊江牧夜逐月光讀書月耕則升屋○南史丘仲讀書以中宵鳴鐘為限燃青藜於

天祿劉訪燐閣於淹中即孔壁也誦科斗於八索楚

史倚足文史於三冬東方朔傳鐫珞翔蛟龍柳文王鳳

厥蚌韓序詭吐白鳳降赤虫工漢揚雄甘泉賦成夢吐

然而蛟龍翔秋孝經成忍有赤虹自天而筆見稱於大手蘇頌許

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授之筆見稱於大手國公張

說燕國公號燕許大手筆檄頭愈於頭風陳賦見誦於狗監相如

秀獨步於江東南史袁淑賦鸚鵡永謝莊故人號經

史之笥許懋而世詫文陣之雄王堂遺事張九致易

攝於六丁韓文王使角折乎充宗稟又有罷精演說

用心訓詁鉤探精髓汲謬誤南華一經郭象玄悟

注莊

爾雅萬景郭璞引注

郭璞注

易擅輔嗣之奇

王輔

子

書參頴達之疏

孔安國注

詩託毛公之精

注詩

禮按康成之度

鄭康成注

禮皆蠹蟬於經傳而貫穿於典

故雖皓首以窮研披肝膽而呈露言未既逸士攝衣

而起曰子前所言皆重趼而悴體似捕風而捉影勞

逐馨之蜂蠅競食泉之蚯蚓洗耳文學之故跣足名

利之眈拜下風而願聞探文編之肯綮

牧萊脞語卷十七

牧萊脞語卷十八

雲山古迂陳

七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湯嬖傳

湯嬖者白水郡人也初嬖鼻祖生白水時感火星之
精降其家既而身沸燠不凡嘗以割烹事要湯湯酷
愛之雖頰面庖溜必與俱因賜姓湯氏後郡封泉子
孫支派散居山谷間驪山漢水雞籠山暨鳳翔之駱
谷渝郡之陳氏山皆有之獨驪山一派最著秦始皇
帝幸驪山與神女游忤其旨神女唾之遂生瘡始皇

怖召醫卜士萬金良藥莫能療適泉在側傾一勺浣
之瘡尋愈始皇大說詔郡國以驪山為朕湯沐邑復
其身素亡歷漢傳數世生嬰武帝即位大選宮人嬰
時年少以性溫潔伶例召入宮中錫號天水郡昭儀
元封三年長安大雪鳥獸皆死牛馬蹇縮如蟬帝坐
別館袖手不敢出望氣者言宮中有奇女命東方朔
筮之得坎_三^{坎下}之鼎_三^{鼎上}繇曰郁々溫々清潔
芳馨將以護上身帝閱宮嬪籍得之嬰年壯外謹慎
呐々不敢出諸口而曾中浩蕩注之不竭一召見間
即覆上躬薰然如春肌膚不粟嬰以年德俱高上每

稱之曰嬖宮中亦呼曰湯嬖帝嘗語左右曰啓乃心
沃朕心者必嬖也夫嬖每艱於步必呼侍女提携偕
行雖燕寢未嘗離側帝或衣垢膩嬖亦極力滌濯下
至燂雞烹飪事間躬親之然性惡蟣蝨見者立斃後
太初四年五月大旱海內如焚上辟暑明光宮心焦
勞憤憊不安枕或乘隙探帝意譖之者曰後宮冷夫
人最賢此輩性暴燥不可使侍左右帝詔黃門擯之
不復召見後以它事碎其身弃之牆隈不知所終
班氏贊曰貴賤何常雞雍豕於時而爲帝湯嬖始以
恩幸寵冠後宮旣而寵衰乃蹈身而斃彼以色事人

者良可悲夫詩云溫々恭人維德之基湯嬖有焉

孔子夢虎傳

孔子駕泰山之陰聞一婦人哭聲悲愴使子路往問之曰而何哭之哀也對曰虎爲患三世矣吾父死於是吾夫死於是今吾子又死焉子路回以告孔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其由也歟子路乃掛冠解帶奮不顧身捫攀石磴覓闕叢薄適有負嵎而怒哮者子路亟挽勁弓洞若曾操利戟鏃若喉又探穴取其種類若獍若魃若豹僂之旣乃剝皮以獻孔子燕居寢皮

而卧夜漏未半夢有斑衣虬髯目光夾鏡膜拜庭祀
投淚不覺忽承睫曰吾於克氏之族也生於斯長
於斯毓子種孫幾世矣平居山林嘯風長號隱霧澤
毛行藏視世之治亂出處窺時之晦明宰相若姬旦
則驅逐而竄牧守若劉琨則負子而渡邑今若元魯
山則格磔而斃彼羊假吾皮狐假吾威猶足震懾一
世吾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知命之士不立牆向使泰
山老姥筮大易不啻之亨謹周書蹈尾之戒明哲保
身潛身遠害移而族易而居高而垣墉則吾雖欲磨
牙搖毒亦何繇而施雖然今之市有虎者滔皆是

也舞文弄法引類呼儔吮人之血食人之肉橫行安
尾於三家之市奮鐵距以騰攫睨怒目以伺窺騁罅
抵巇擇其家稍豐肢體稍肥者則什二伍二群聚而
啗之不奪不饜良弓勁弩不能傷筭機木橈不能驅
在此則一家哭在彼則一路哭若是者子盍不過而
問之乎而於我乎何尤言未旣怒哮而逝孔子驚寤
愧汗呼子路前告之曰苛吏猛於虎哉弟子識之不
俟駕而行

太史公曰酷哉虎之害人也世有談虎傷人者其中
一人神色獨變問之則嘗傷於虎者也虎爲患三世

矣家泰山者知幾不蚤以陷於僂彼以其未嘗傷而弗辟之又擠身焉卒斃而不知悟哀哉

古迂翁傳

古迂翁者不知何如人也先世潁川氏繇李唐武德間徙家雲陽山東業洙泗伊洛之學幼潁悟侍父章牕翁暨叔山泉居士游宦京華沾囑教以筆墨畦徑不屑道生產作業事間搢吻掞鼠技寸長者儒俊士或游揚吳楚間月書季攷郡博士爭異之嘗誦涪翁詩然知今人巧未覺古人迂即栩然標古迂自號或謂曰司馬公號迂叟晁子名景迂之二公者何居

文章卓犖事業彪炳歷元祐間其迂未易涯若子
蟄蛙也野馬也獨奈何欲俎豆於其側古迂曰二公
天人也迂其迹不迂其心迂其名不迂其道吾曷知
二公哉姑以適吾適而行吾志爾古之迂也直今之
迂也詎古之迂也智今之迂也愚吾自生世以來意
迂而無機材迂而無奇形軀迂而無羈我冠方履之
士鼠竊糠覈蠅拾涕唾即詫然自恣於世吾獨且巧
俠旁掇取史傳百氏虞初稗官之書囊攜幅裒兩目
哆昏其學迂而不切鵠袍裹飯蟻戰春闈紛余子
輩拈花摘葉即掇科第如領下髭吾獨且馳騁奇異

不肯躡常人履舄再上春官竟爲斥去其文迂而不
利宇宙更華駢裳椎髻市一級餌一爵即可嚇漁樵
而媒富貴吾獨且鍵關株守效蠹書魚生死文字間
曾不越虎溪一步其性迂而不通挾是數迂蓋與古
人相友百世之上而非凡子所能知者異時海內元
夫鉅人古心江公文文山文公肯齋李公一見竒之揖
之座間稱借牙頰不置且許遠器間抱迂林泉卜所
居東偏築園一弓蒔花木爲吟嘯之園叔父大書迂
樂二字畀之將以泉曰迂泉谷曰迂谷亭曰迂亭暨
書冊琴瑟匱盥之物悉識曰迂凡間無長物獨置迂

叟通鑑九十六卷景迂詩文一編欠伸稍暇時取向
樹陰讀一通即自謂羲黃上人或誘以仕宦捷徑者
翁亦抱迂終身不肯易去乃麾之曰吾迂矣斯之未
能信也竟不克強而辭就輯答問為古迂翁傳云

牧萊脞語卷十八

牧萊脞語卷十九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丁酉五月朔州學講義

子貢問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

仁道至大爲仁之端不一而求仁之方亦不一孔門
問仁非一人而孔子答之往往各隨其人而語之類
淵問仁則欲其自克已復禮入樊遲問仁則欲其自

先難後獲入子張問仁則欲其自恭寬信敏惠入獨
是子貢問仁則直以事大夫之賢者與士之仁者何
蓋子貢平日貪貨殖而好方人貪貨殖者知有己而
不知有人其於事賢也必踈好方人者知貴人而不
知責己其於友仁也必傲夫仁者不失本心之謂大
夫所以撫治我者也士所以輔翼我者也吾居是邦
大夫苟賢則賦役均平獄訟簡省吾將委身以事不
至叫囂隳突而斲喪吾之常心士苟仁則道德薰蒸
典刑森嚴吾將降心以友則不至索居離羣而汨亂
吾之良心人欲退聽天理流行本心清明湛然皆仁

故工欲善事者必先器用之利人欲求仁者必先躬行之正孔子轍環諸國如臧武仲晏平仲未嘗不事之諒其不事者直陽貨桓魋之徒而已於士之賢如原憲顏曾未嘗不友之諒其不友者癰疽瘠環之輩而已千載言仁惟孔子爲最嗚呼大夫之賢而不事是自弃也士之仁而不友是自專也自弃者逆其本心者也自專者悖其本心者也二者胥失之也況賢而不事則凡所事者必非賢仁而不友則凡所友者必非仁子貢好利而昧豐儉之宜方人而叢是非之的方於事上拙於取友且不能爲人而何足以語仁

孔子此言直自其病根而藥之然則求仁之端只在躬行交際中夫何遠之有

丙申十二月朔州學講義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虫焉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園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靈沼於牝魚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矇奏公

周詩大雅三十一篇正者止十有八而靈臺次八焉
夫靈臺者所以視氛祥觀民俗而因以䟽淪精神宣
節勞逸者也是詩也蓋詠美文王之詩也說詩者曰
民始附也而孟子直曰與民同樂夫民之歸附方新
而國之大役已起遭霜之葉詎忍更以風過文王之
民乃不以怨而以樂吾不知何術而然也前乎此詩
首以文王大明思齊縣縣積累之勞棫樸官人之能
旱麓皇矣德業之盛蓋知聖人工役之興必有所待
而然後乎此詩次以下武文王有聲二詩紀武王纘
紹之美復繼以行葦既醉假樂諸詩述成王培植之

懿又見國家工役之後亦必有所養而然嗟夫古者
人君不輕用民力歲用民不過三日春秋於浚洙作
南門皆譏之此一臺也無阿房土木之勞也無隋隄
蟲蛆之慘也若楚椒舉所云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
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農務爲之以礪礪
之地臨之以官僚之暇成之以四時之隙雖歲歲用
之何至罷民於伐木版築之下者而文武成王三卅
相繼何其惜民力也嘗涵詠此詩曰經始勿亟則無
限期之嚴也曰庶民子來則無鞭扑之加也曰麀鹿
攸服而不驚也白鳥嚮嚮而不夭也於物魚躍而不

深逝也則環臺沼囿物物得所又無弋高漁深專事
口腹之娛也區區此役文王於未作之先積之惟恐
其不至武王成王於既作之後培之惟恐其不厚在
上者未嘗速其成在下者惟恐不底于成說以使民
民忘其勞周家八百年忠厚之基已於此舉占之況
此詩五章前三章言靈臺經始之事後二章述辟雍
鼓鐘之樂其乃重言之於此猶見文王初心所以締
創建立立削焉築焉百堵興焉姑備分至啓閉望氣之
規未嘗求詳加侈窮極奢麗而虛業之樅鼓鐘之和
其以音樂動盪人心者直繫之辟雍講學之所而靈

臺不與焉當時樂以待士猶有甚於樂以使民者吾
意文王作之者其禮不可缺而其志未嘗泥也所謂
姑蘇游觀之娛銅雀歌舞之藏萬萬無是盡以德役
非以勢役也以禮舉非以欲舉也世之役民者必有
文王進修之美武王成王再世培植之懿庶乎其可
已此固孔子刪取詩人序次之微意所寓學者所宜
深攷也靈臺云乎哉靈臺云乎哉

乙未五月朔郡學拈講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人惟失其本然之初心者其末流必趨於不善仁人

心也不失其本心之謂仁是仁之根於心也至純也
至粹也皆得於稟賦之初而然也一泓惻隱渾涵浩
博循其初而充之不爲物欲所蔽不爲氣稟所拘皎
如明鏡直如朱絃剛如百鍊之金純乎一善而無所
謂惡也夫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之一字最要
切身體認此非苟且之謂也有人於此片念一起纔
出於仁則此人所爲善而不至於惡已於其初占之
而況其念念在仁事事近仁則所行所爲將日趨於
聖賢君子之域而何有所謂惡哉凡世之惡如瞽瞍
之焚廩而不慈秦人之諛語而不孝莊公之殺段而

不友管蔡之流言而不恭于載而下譏舌切切爭目
爲元凶大戢者是惡也皆失其本心者也仁者至大
於四德爲元於四時爲春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故人得其毫髮之似者世必曰長者曰君子而況
其絕於仁哉管仲有匡天下之功而聖門不許其爲
仁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至問仁之目獨拳拳焉非
管仲之所爲有不善不足以語仁而顏淵之躬行尚
或有未盡出於善也一事一物之仁與全體大用之
仁不同一事一物苟近於仁亦足以善而名斯世而
不若得其體用之全且大者之爲至故不許管仲者

特不許其皆仁而拳拳於顏淵者蓋以翼其趨而淑其後也彼士自一命以上苟有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濟貪也而深於誅求酷也而慘於刑禁奸也而巧於誣撫終其身陷於小人之歸者是惡也皆失其本心者也如其仁如其仁噫世之不仁而陷於大惡者曷不反其本心之初而求之哉

丁酉十月朔郡學講義

漢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汜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蚡言於上

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於
是久不塞後元封二年帝自泰山還自臨
決河沈白馬王璧令羣臣負薪卒填決河
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
舊迹

史司馬遷八書河渠居其一直與禮樂律歷平準並
列蓋修理隄防國家一大事也夷攷漢武元光三年
夏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而輒復壞
及元封二年夏再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之天
子自臨決河公卿將相皆自負薪寘河而卒復塞繇

今讀宣房瓠子之歌亦竊怪武帝以英豪之雄材盛漢之全力雖蹠血沙幕不難區區塞河特折枝之易當是時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不淺帝幾若置之度外展轉二十四年而僅就何也天下事固有志欲就而力不給者亦未可以一槩律也凡主事貴專處事貴審不專則禁舍道傍者疑而不能成不審則急鞭奔馬者喘而始及止以武帝於決河一事塞而決決而復塞雖以丞相田蚡歸諸天數未易彊以人力而塞越二十四年帝亦不爲之變何其專也又以初發汲黯鄭當時之後至用事萬里沙而回復發

汲仁郭昌卒徒數萬越歷二十四年而帝亦不爲之
迫又何其審也矧當帝時今年降東歲明年通宛笮
又明年出定襄朔方以至祠甘泉封泰山百役騷動
雖算商車算緡錢造白鹿皮幣力有不能給則民力
不堪帝亦有不容蹴爲者量其力度其時主之以專
行之以審漢之爲漢雖倉猝多事而不至狼狽大壞
如嬴氏者未必無權衡斟酌於其間也古者用民力
歲不過三日孟子論布縷之征力役之征粟米之征
三者決不可並用則專而復審未爲無益也眉山蘇
公守徐之二年河決澶淵修隄防繕城壁民得更生

至今讀黃樓一賦猶可想像其次第爲民之心其於漢武之事諳之甚熟後世不幸天災流行欲事隄防之計其亦主之以專行之以審不操切以傷民不紊亂以禍民役雖未已而民其少瘳乎

乙未十月朔紫微書院講義

漢孝文皇帝元年十月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召以爲廷尉時洛陽人賈誼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材召置門下及爲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
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
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
文帝說之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

嘗觀班固述漢史循吏傳歷叙河南守吳公蜀守文
翁之屬政號廉平不甚數而民從化及列於傳者止
六人如王成之相膠東黃霸之守潁川朱邑之守北
海龔遂之守渤海召信臣之守南陽併與文翁而爲
六是數人者循良溫厚薰然如春陶然如酎載在史
冊炳炳香人齒牙何班固獨不爲吳公立傳至使後

世幾無從而稽公政事者繼而閱賈誼傳則吳公嘗
守河南治平爲天下第一文帝聞其賢召爲廷尉乃
首薦洛陽少年之賈誼誼亦得由此歷言當世事興
禮樂改制度遂中帝意超遷至太中大夫然後知士
莫難於知己君子莫貴於知賢下焉者抱負奇偉陸
沈里閭非上之人爲之稱薦則何能如錐脫穎而自
見於世上焉者政事卓犖垂名搢紳非下之人爲之
稱譽則何能如日行世而獲傳於今此古之君子汲
汲於求士而士亦汲汲求知於當世之君子者然也
故司馬遷非無文而必待楊得意之稱道栢耆非無

能而必待韓愈之汲引此其權在上而不在下者也
魏無知之名以薦陳平而稱季布之賢以曹丘生而
揚此其責在下而不在上者也故當時如誼之才非
因吳公稱薦漢庭則胷中治安一策何由而陳說使
吳公之政非因賈誼登載漢史則河南治平稱首何
由而流傳然則賈誼始也不無賴於吳公而吳公終
也亦不無賴於賈誼如是或曰吳公文翁之循吏一
也而吳公獨不及文翁者何也蓋文翁興學宮成都
招下縣子弟爲學宮弟子蠲除繇役其所以作成人
才彬彬蜀間蓋有大於吳公之薦一賈誼者然則吳

公之微不及文翁者其由乃在於此厥今國家崇重學校遴選賢牧撫字勉勵政事循良直與漢庭吳公比凡在學宮豈無有以貢誼自負者則願寓目焉

戊戌七月朔郡學講義

漢武元狩四年以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

義縱王溫舒皆勇果人也武帝嘗倚以行令矣而太史公班固以酷傳之嗚呼士以一節之誤而掩其平生之善者何限不特二人然也大槩古之為吏者以循酷為別後之為吏者以廉貪為別夫人臣受天子

之託而牧養生民所望寬仁溫恕不漁利以強取不峻刑以加虐使赤子熙熙閭里食租衣稅其間以無奸典憲故廉與循皆所當然也特廉者其操存在我而易行循者其發越在人而難處故廉與貪隨附於各傳之下獨循與酷則班班紀載如辨黑白此作史者之意然也又以漢二史言之先漢以循稱者六人而酷者十二後漢以酷稱者七人而循者又十二何多寡之不同初意先漢之循吏多故不勝紀後漢之酷吏多故亦不勝紀繼而思之往往西漢之風多長厚故循者混然刻處不露圭角而纔有酷烈之徒即

表表如錐處囊不可藏隱後漢之風尚明察故酷者
恬不知怪而循者則如崑琰大貝世所罕見凡人得
之即驚竒而可喜此作史者之意又然也世之爲吏
亦難矣嚴則民殘寬則民慢其難乎其處而適中也
當時登載二傳循吏愛民粹然珠玉在側不可擬議
至於酷者各以一長鳴一能著決非若共工驩兜飛
廉惡來世所唾弃而不齒況其行事往往嚴於豪彊
而仁於貧弱峻於盜賊而略於良民又非一切鷹鷂
毛鷂羅罟網之爲就其間有剛方者有忠正者有
清廉者郅都止景帝之救賈姬趙禹止賓客之事造

請何剛方如也義縱諫揚可告緡之令陽球奏收王
甫宦寺之橫何公忠如也董宣之布被弊車周紆之
築塹自給何清廉如也吾意當時酷者不少數公若
無他長亦未必載之於史若更寬之一分與民相安
則循良美稱亦不但屬之文翁黃霸劉寵仇覽數君
子而止義縱弃市王溫舒族誅用心一差惡名萃之
至其首領亦不保甚為此惜吾因是二人又有感矣

牧萊脞語卷二十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中書君管虛中冢碑銘

中書君管氏諱直心字虛中世爲淇奧人其先掌周
柱下史佐姬旦制六典以功封管城侯子孫因氏自
別在齊曰夷吾著書八十一篇佐桓公九合諸侯在
漢末曰寧同邴原華歆力學等管城裔譜牒遠弗詳
管氏世蕃衍爭事生產作業有業薄曲簞席者不獲
躋登文几獨此好文學世締交中山毛穎相資藉顯

名當世儒士競前席之性博記該洽於孔釋老醫卜
陰陽書轉相抄謄億萬篋流傳人間世上自公卿暨
官府閭巷咸造謁纂注不倦人亦把翫不釋手公之
十世祖名文子生唐太宗貞觀初開弘文館招海內
文學士緣虞世南岑文本扳引從容游翰墨間累資
遷中書令後且老謁李林甫志不合化去莫知所終
中書聞望特著世呼雲仍者必曰中書君而君系尤
的少生長廬有孤竹君風操身輕剝心銳豁達大節
頗以材爲世用間走武林予適與癸酉計偕盍簪一
見竒之挈歸湘出入吟詠簿書期會親稼穡負殖事必

與俱甘淡泊不肯釣爵祿同輩亦有登玉堂者中祕
者坐廟堂署黃紙尾者君不省顧獨嗜圖畫真草篆
隸無不如意沈浮里閭間折節與寒士交常曰吾老
死文字間足矣嘗早暮造書閣評史註韻臨帖題刻
君靡不用心竭精效惓款曾襟頗負水鏡書善惡邪
正不少貸或倩其草譙叟降牋效揚雄劇秦美新者
掉頭竟唾去年益高精力罷且耗忽告僊再臨視則
髮種種不堪視事初君素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會
稽褚先生善號莫逆交逮君病廢三人不復來人語
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訣別後

數日余晝卧夢一尖頭前言曰曩與子從遊十年交
最耐用力居多何忍聽吾暴骨此土子其念之既覺
收之廢櫬并取往化族類龜書臺丙丁文明地效僧
智永瘞法以衣冠禮族葬官君年若干以咸淳十年
從遊以至元二十年春卒其四月朔窆窆且封以樹
報德也古迂陳某銘曰

試而銛其書且傳斂而尖其天且全精散太虛象雲
煙蒸吐芝蘭瑞山川世無知己誰爲妍化成人文胡
百年

小田堡總管曹公美政碑

國家厖洪天覆梯山獻賁航海澄波震驚奔役不復
喘其奚敢自恣獨嶺嶠壤敗吳楚大牙相錯峒獠鞠
頑夏兇憑嶮闖鐔剽編戶而利其貲民旦暮麀鼠不
寧處元貞改元春閩臣講畫倣漢亭障區脫符列郡
起連賀抵吉贛也數十堡魚貫搯其咽凡隸茶陵者
三爰命判官文登孫公重夫役閱半禩堡成維小田
地斗僻且險上公難其任遴擇總管大名曹公戌之
公剛鷲敦厚聞命赴道抵堡四顧覽形要慨然曰堡
瀕山陜阨非兵曷守非民曷與守吾領戍衛民匪擾
民也寇來則戰退則耕下令敢獵雞犬穀蔬者按司

馬法鈴之先是環堡近石澗斬竄百姓緣山錯居倉猝不虞寇掩至無能支甚且鈔掠脅誘而黥其傭民以故駭徙捐瘠別境公開互市輯流徙鋤畚蕘蕭條山脊畝穞畦茹流爰橫徙煙火綿亘數百舍不絕繇堡達郡衢隧毋敢攘越明年夏初廣寇數百掠江右而南計涉境侵湘公約巡警官孫公進兵皮家凹遇賊相掌距由外至未戰十餘合勦寇八創傷二十俘器仗爲多賊遁逝越四月賊游拾創殘掠永新南襲青銅阮公督偏師截斬賊不復南下又六月賊羣伍暴至兩境兇少前導聲竦境上公再約巡警官陳

而待遇戰竟午手刃魁酋屍踰藉枕野追比數十里
賊肢斷首尾不顧後賊首瞿季三裒衆踰林莽謀再
寇七月同知真定王公巡徼苗薊獮獮捕之若嚴霜摧
槁糜腐不復振闔境肅清無復叫呶謹號其側世之
登壇授鉞帶金腰橫者何限猝不幸方二三百里之
旱相挺而起竟不克印首負蘭西向發一矢旗纛驅
臨雞犬漁竭村疇彌望莽化丘墟寇且避而民滋擾
矣避寇非勇也擾民非仁也公俘寇不憚近乎勇愛
民不擾近乎仁英聲氣槩使當大敵輕裘緩帶談笑
掃空之雖頗牧亦當讓出一頭地越三年州官某攬

轡旬宣聞公事甚悉談不脫齒鄉三老耆夫請礪石
刊德爲善者勸命儒生紀事乃泚筆書民謠銘曰

皇家受命雄吞寰區日月所照雨露均濡黔首繫齒
睢睢盱盱受塵黷役駿奔以趨撞搪赤子盜弄金革
烹狙失御間肆蝨區蝨蝟斧螳相挺什百變藩肱囊
闢安伺隙泐泉之源小田之巔地荒民剽羣醜伏跼
基布營壘屹扼喉咽總戎乘障孰義且賢僉曰曹公
不難不竦卯命辰驅旗旌導擁扞圉鏖敵獻馘賈勇
民免虜驚盜潛鼠兇有警則戰無警則耕肇立亥市
招徠疲氓圃圃有祿田田有秔月雞孰攘遜道奚爭

蟻屯相望獨是勿擾人之愛之如臨父母匪兵曷衛
匪民曷守相依而安庸諗來久

東山寺建藏碑銘

經有藏古也古度音經今微福環震旦刹土蜂房蟻
磨假福田利益軒輊一卅緇俗競以趨如水歸海矧
敢佚較古傳大士轉經意微矣茶陵東山寺創陳大
建間故無藏比丘慈悟念精廬且千祀缺壤地粥魚
間弗嗣響昉稽首吾宗長者偶抵迂弗竟頂簪跣丑
切蹕最卓五百里謀於黃君臣德忻然賈勇侑藏役
族鉅家里聞人踵成之僧侶僉功駿奔走起已丑迄

甲午鳩材爲柱陶鑿爲瓦鑿石爲礎黃君且傭工宜
江鏤像闢軸舟漕以至圻者聖者鉅甕者施人人殊
居亡何檐楹天矯機輪棧_{音眼}百千萬億佛天龍
海會旋繞藏轉無曠日寺迄賴以濟初黃君少遊吾
家竊異其人暇時縱行林間指天日誓加撮力增寺
奇觀衆莫然之未旣道衡吏宜江佐郡幕且護印聲
聞軒出羣公右聆建藏事愜素志捐金無吝色世間
事皆惟心造釋言願儒言志一也願立故自力侘力
救衆生如救身志立故德施財施剗大事如剗金普
賢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成就阿耨菩提一切自

願中起宋景文編橋渡蟻迄立功名濟蒼生一切自
志中成黃君操儒志發釋願肯抽囊圓成大寶藏種
種善根若焦穀芽世言覺花長者得定光如來授記
鹿僊長者得釋迦如來授記寶手菩薩得空王如來
授記皆因造藏遂成佛緊丁兵革之餘寺寂以窶而
法輪永轉撞鐘伐鼓經唄伽陀聲相聞至于今施不
匱一志願剎那間由虛空藏流出四大藏由四大藏
流出八萬四千藏盡未來世平等饒益不可思量其
抑有功也夫藏成寺僧輩請鑱石紀其事予嘗預繪
藏一面奚辭爰嘉黃君志并刻檀施名氏碑陰爲過

現未來勸經殘且補屋陀且支藏輪剎且葺理此又
瞿曇種子具正法眼藏心不退轉故反是者報何如
遂合掌白佛而銘曰

大雄演諦海印發光經以藏集法以經揚須彌可跼
海水可量微妙舌根字字雋長緊秘密藏石渠天祿
撥轉機轄勝緇的軸歸其金刹雲陽東麓卓錫千齡
孰智見獨凡大根人建大根事一一毫端不住布施
華藏之海經論之筭自利利他無別無二飛檐轍轍
龍象峨峨沙界或盡寶藏難磨續燈廣筏撐地扶趺
惟羯摩陀惟我擅那